



水邨集六

墓誌行狀

共六

~ 20  
1012  
6



20  
卷



水村集卷之十一目錄

行狀

先考今是堂府君行狀

水村集卷十一

目錄



大夫吏曹叅判妣草溪鄭氏 贈貞夫人

先府君諱義伯字季方號晚閒又號今是堂我任肇籍豐川世有名位遠祖諱澍仕高麗爲御史大夫監門衛大將軍凡今之以任爲姓莫非公後其居海西者每以九月之望會祭于公墓爲方伯而祭墓者亦累累有焉生諱子松討誅亂賊以功封西河府院君官至侍中判三司事著在麗史生諱德儒版圖判書謚文簡公生諱球始入 本朝叅知政事生諱復生生員 贈左通禮生諱長孫 贈左承旨生諱濟贈都承旨生諱明弼叅奉 贈吏曹判書卽府君高

祖考也判尹公號竹崖有文章行誼三捷巍科歷敷極選以文鑑公明爲一時所推服屢掌試多得人名世都承旨公魁文科擢重試初進清塗而才高氣峻獨守己志未嘗詭隨位終不顯叅判公號棠湖登第踐歷華要光海癸丑以庶妹婿朴致毅犯逆亡命逮公督捕三年乃釋而爲爾瞻所仇嫉仍以見錮屏居四載而卒公以敦行懿德生不遇時罹罔廢閒年位俱屈兩世貶爵皆以府君貴也大夫人 贈領議政諱惟誠之女大司憲守夢先生諱曄之姊婦道母儀徽範俱備而其主柩嚴正有法度閨門之內若朝廷

焉舉二丈夫子府君其季也府君以萬曆乙巳十月三日丑時生於京第其未生也叅判公曰吾得異夢必生貴子其既生也曰是兒骨相甚奇不但與吾家當爲國之柱石命乳名柱國六歲受讀小詩聯句叅判公於月夜抱置膝上適有親客來過指雲月謂府君曰聞汝讀聯句能以此景作句乎府君對曰雲無足行千里月身小照萬家客大驚以爲奇叅判公與大夫人雖甚愛府君自在幼稚教必以端府君胚胎前光生有美質從孩提至長成動遵訓誨未嘗見責於父母七歲時偶因一事大夫人責讓良久府君恭

默聽受徐告曰吾聞怒久則傷氣母親無乃有所傷損耶聞者莫不歎異叅判公被逮朴獄舉家憂遑子弟長幼皆廢學及解府君年已十一矣叅判公始授書聰睿超異日開月益能自力學不煩課督歲四周遍讀史略通鑑四書與詩書二經之半所製詩賦奇警動人甫舞象遭叅判公喪臘寒方烈府君露處三夜終不處房垓曰親喪未斂吾豈敢卽安府君旣少孤從內舅守夢公學守夢謂府君曰吾友有沙溪金公當世之儒宗也汝其往師焉府君乃負笈抵連山請業先生教以家禮及性理諸書深加眷愛期以遠

到庚午中進士壬申丁內艱守喪盡禮丙子之亂  
仁廟去幽府君謂京城 宗社所在不可輕去欲請  
死守與一士友亟步入城遇諸將士擁扈 御騎蔽  
道疾驅雖大聲呼籲而兵馬闐擾言不得徹而退時  
議避寇者皆曰江都天塹守備且完可以萬全府君  
獨曰吾聞虜陣有中朝降將必能用舟師天塹已不  
足恃况鎮守諸將皆非將帥才且無統領號令不一  
其敗可立而待盍歸乎內浦於是兄弟姊妹相率同  
赴於瑞山海曲遂獲全江都果敗如府君言丁丑挈  
家棲止于楊根迷源村守靜養素若將終焉銓部聞

有抱負用補濟用叅奉戊寅例轉奉事 仁廟之聘  
莊烈后也府君爲嘉禮郎主事諸公以期促具未及  
爲憂府君爲之區畫鑿鑿諸公喜從其言事皆立辦  
禮成以勞陞拜左水運判官從簡省弊漕卒立石頌  
德水運有碑蓋絕無焉判度支李公溟見噐於嘉禮  
之日乃辟以爲郎綜理微密吏不敢欺司中舊例有  
不便者言于判相多所更定至今有遵行者由員外  
爲郎中在版曹三載癸未出守通川郡專以德化不  
用威刑海陬僻陋冠章甫者皆不識丁乃立師授經  
擇其聰秀者數人親自教之通之有絃誦自此始修

毀舉墜衆廢俱興適有過去士人路逢跨馬衝前者  
從奴鞭之士人止之而不從至斃獄成府君謂奴當  
歿而主當原監司疑有私盛怒而終不撓及巡到聞  
府君爭論始是之即使釋主府君謂亦不可徒釋奴  
不從命請以家不齊罪之監司益是之大屈服曰非  
君幾殺一不辜卧閤六年仁洽一境黎庶愛戴號以  
父母及歸耄倪攀轅亘數十里不絕至有涕泣而辭  
者樹銅碑以頌人稱有沒世之思焉己丑春除淳昌  
郡守不拜擢文科別試授成均館直講 孝廟卽阼  
拜司諫院正言合啓論自黜之罪加律島竄江原監

司柳碩曾挾私憾誣陷大老 國恤公除之前肆然  
食肉於公座以新化之初是非邪正不容兩立敗俗  
亂禮罪不可恕劾論之吏判沈詒注擬循私清陰金  
文正公上劄言之執義嚴勗者以秉筆銓郎強出分  
疏不自引咎反非大老並劾沈巖以正其罪司諫沈  
大孚於避辭舉名大老有意侵侮亦駁正之應教金  
弘郁製進 仁廟挽辭付標還下因其待罪之疏乃  
有尚無臺評予甚駭怪之 教府君以挽詞措語之  
失非有他意詩案罪人非盛世美事引避抗論 長  
陵發引受都廳之任庚寅拜獻納金光煜於登對乞

免提學請收叙李敏求以補文任 上從之兩司俱論其不可而府君爭之尤力並論光煜時有弘錄府君既被選本館而時宰有忌媚者抹去於都堂士論惜之遷侍講院弼善掌試湖西還復拜掌令鄭之問者於光海朝獨疏請廢 母網漏在湖南以醫技銜仁廟違豫藥院急召而終不來罪止編配時有 慈殿愆候藥院又請召府君與憲長洪公茂績列其前後罪惡請誅之累啓不 從有 嚴批且避且論固爭不止注書李溟翼記事少誤所坐者薄而有刑訊之 命卽請反汗 王子仁興君犯法事露公案旣

成而有勿論之 教又請勸律 上皆不俞而批旨激惱府君引避曰史官與 王子之事自不相關而殿下此教無乃以爲臺閣所論出於優禮近臣近臣旣不可加刑則 王子亦何可施罰者乎此無異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臣竊恐大哉之王言不當如是也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夫用刑之道叅以情法其情可恕則雖在疎遠不可重其法也其情可惡則雖在貴近不可輕其律也如此而後方可謂至公無私矣李溟翼之微眚刑訊實爲過中之舉 王子君事 判下法府未見可恕之情則臣之所論只循公



議豈敢有私意哉此事從微至大怒甲移乙 聖德  
之失未有甚於此者人君治道要在聽諫而已從諫  
則興拒諫則亡從古以來若合符契以 聖學之高  
明非不有見乎此而每示厭薄臺諫之意者何也卽  
今天灾孔慘時事日艱不知何樣禍難伏於冥冥之  
中 殿下雖虛懷敷納從諫如流毋論事之巨細皆  
使盡言猶恐不及於救亡今乃挾雷霆之威騁河海  
之辯抑揚而摧折之不遺餘力將使臺閣之臣救過  
之不暇何敢生意於直言極諫乎時論偉其抗直武  
人邊士紀濫據水原跋扈驕蹇拋棄職務監司金光

煜用殿最遞去相臣劾奏罷監司而存士紀府君與  
憲長洪公啓爭以爲監司之殿最得體而今以一守  
令之貶考遽罷方伯則紀綱大壞法令不行如此舉  
措古今未聞士紀本倖相所卵翼自授水原全廢官  
政唯屠牛釀酒日與將校樂飲所爲怪愕人莫知其  
心所在當此天災時變上下憂遑之日以此無識武  
夫置在近京重鎮不特浮議之由此有識之人亦不  
能無憂復引歐陽脩因訛言請罷狄青樞密事爲證  
言士紀當罷光煜不當罷 上旣不從而相臣劄  
批復以人主與大臣亦無所措爲教府君引避曰邇

來災異之慘近古所無有識之士莫不隱憂則人心危疑勢所必至所謂可疑之事雖未知其真的而長官既有所聞安得不論守令有罪則方伯施罰在法當然何必創開無前之規有若此人去就係國家安危者乎士紀在水原則天變果可消人心果可定乎實所未知也臺諫所論雖或過激亦出於公而已諸葛亮古之賢相也以爲勤攻吾之闕失黃喜國朝名相也不以臺評爲怒臣於大臣亦以平心寅協共濟時艱爲望也嚴批切責而有斛律光李君羨殺之何益之教仍依啓凡臺臣啓避批以勿辭退待

處置立落例也直批依啓曾所未有上意之觸忤可見朝議亦譁而攻之府君杜門讀書恬然自安辛卯北使織路安州耗弊不克供頓胡譯咆哮判官走免監司上聞安邑殘破狀請革判官屬州事於兵使以紓急上乃命極選判官政曹以府君擬除盖斥補敗地示重罰也府君卽辭馳赴先是半刺多文吏驕而慢主將營府乖激無寧日府君刮去謬例相待甚謹兵使大感服反加尊禮和睦無間官乏擔石之儲而經紀有方未踰數月廩庫皆盈北使三過徵不及民撫摩煦濡閭井謐如上追怒王子照律

之啓特命削奪州民隨而送者不記其數亦多涕洟  
焉其去思之碑曰三月爲政萬世不忘可見仁化入  
人深也未幾甄叙力丐外爲榮川郡守是歲點賊反  
謀覺士紀以逆黨 親鞫欵服舉水原兵約日犯  
闕而因遞職未就且向上發不道語 上震怒命卽  
磔于市後數日 上臨筵歎曰向使士紀得成凶謀  
稱兵而來洪茂績任其當先爲魚肉豈不可傷乎壬  
辰春 下教褒先見洪公 特除工曹判書府君  
特除司諫院司諫莅郡纔十三日承 召還朝榮之  
士民數百人上言曰任某以恤民隱奉公職爲先務

未及一旬治化大行無情者自沮抱冤者獲伸無不  
懽欣鼓舞咸望卒被其澤而今忽失之敢伸借寇之  
情願得仍畱朝廷以 恩擢已遷報罷時諫院方重  
劾延城君李時昉盖以連姻點賊也一隊人乘時修  
郤將欲擠陷之府君與延陽李相公初以士紀事相  
失議者皆謂攻延必益峻府君以爲此家素名忠謹  
今以婚姻之故勒加非罪吾不忍也卽停其啓士論  
皆是之且服秉心之公而一隊多不悅府君之後來  
坎壈原於此一憲臺以承擢不言疏侵亦崇停延論  
也三告加由疏辭始許拜侍講院輔德 顯廟在春

官受小學書最久每當進講因文義多所引喻必以勤學問戒逸遊篤慈孝崇節儉闢異端恤下民仰勉辭甚諄切時 聖學已明鮮有疑問且尚淵默對講官罕言獨於府君所達未嘗不溫顏傾聽酬酢如響尋遷執義是冬東萊館蠻爭事激變百餘倭露刃至州城府使坐罷朝廷難其代鄭相公太和薦府君以畀之 上於望單御書加字亦異數也辭陞召對賜顏從容講問待夷之方府君條陳其弊且曰凡事各有道理順其道理而處之亦要不拂於物情可以得宜仍致辭遜之意 上曰然爾依此言而行之只

加勉勵 前席問答 恩旨勤眷可謂盛矣府君感激而退既下車考閱舊籍自設館約條及闕市節目一無存者防範蕩然府君深憂之揣摩事情酌定七條禁制狀 聞請行廟堂從之乃鏤板懸于萊府釜鎮公廨又書兩通藏于府鎮俾作永式癸巳島蠻送差來請權現堂香火船權現堂卽故關白源家康願堂而島王私立者也其言憑籍關白狡詐難測而顯有恐喝意前此彼我爭事蠻性下急時多拔刃相脅之變府君先語之曰吾與爾所言者公耳但當論其可否而已何可置私喜怒於其間耶言雖杳鑿爾勿

輕狠蠻差拱而對曰謹諾乃謂之曰我邦所守唯禮而已古今天下只聞國有宗廟以享先君未聞人臣私祀其王者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我雖不能禁止又可助其非禮之舉乎且歲遣船額已夥而別定諸船頗有無名者我朝廷久擬減削以柔遠之道因循不改爾之復請妄矣吾豈可轉聞蠻差屈於非禮之喻言不得伸既有初約終不敢露其聲色蠻差桀黠甚人憂其生變府君談笑而折之觀者悅服蠻差久留不得請慙恚發病死倭貢銅鑑歲有恒數委譯手而官不檢歲久多逋初不輸納三萬五千斤中間

隱沒三千四百斤朝廷不之覺府君按簿摘伏責蠻罪譯盡徵之乃立井間簿法姦蠹始絕館蠻與我商譯密相假貸我人所負積至累十萬金皆島王之財也請徵急前府伯聞于朝而許之廟堂令督以期日不及者斷以一罪府君上言若繩以潛商彼此俱當死今既不能則豈可爲蠻而獨殺我民乎請緩其限宥其死俾償之朝廷從之且諭于蠻蠻亦聽命三年而償殆徧矣更與蠻申約嚴律永杜假貸焉恕首座者馬島中掌事僧也爲醫病來及歸請見府君語之曰兩國交好之道誠信本而幣儀末也萊府當接

遇之任既務盡誠信馬州亦位任等耳偏蒙我朝  
盛化不異外藩當竭其誠信以報厚恩而或恐他  
心不如我心爾歸見島主幸爲我致意抑聞近日交  
市比昔則殊凡在上位與民爭利而不敗者從古未  
有也我今忠告亦可使島主知之蓋漆齒風習專尚  
獍詐每患爭鬪島主權沽關市多撓害將及我故以  
此諷曉恕僧拜手曰教誨至矣敢不銘傳邇者島政  
失宜誠若尊言軫恤及此島中大小孰不感戴仍僕  
僕稱謝恕僧後謂象胥曰萊伯閣下仁而且明一視  
他邦真大德君子也府君於撫禦之道嚴而正或有

書辭少慢拜揖微倨必使呵責自改曰一墜古禮難  
以復回國體虧損漸不可長也府君素有威重每入  
館羣蠻俯首列跪莫敢仰視屏氣帖息館中肅然先  
是待倭宴具薄惡殆不堪食府君矯其宿弊飭使華  
美曰吾於登對已陳此矣九經彘遠豐其委積何  
可太薄以失其歡每宴輒盡醉飽夷情感悅時道臣  
狀請將行束伍給保之法府君上疏曰治軍之政惟  
賞與罰無罪而罰必不懲無功而賞必不勸舉措之  
間不可不審今者束伍毋論精劣盡給保卒縱出撫  
養之義恐乖激勸之方况遍得其保自謂當然保若

有闕充代少遲則便忘初恩反懷怨望且一時括丁亦涉繹騷臣愚謂宜使營將巡試砲射隨其入格始許給保賞非無名意寓訓兵得之者感幸不得者慕美爭相磨勵習藝必熟仍令正軍無才則降保保卒有才則陞戶惟擇能否以施與奪則庸雜自除皆歸精鍊一舉兩得爲益不少矣 上善之下籌司議行焉萊本小州地窮民羸府君爲政祛瘼除害布以陽春願頌者飽疾痛者瘳村閭樂業歌頌載塗不以鄙夷而廢學校置師長而訓誨之課製述而獎礪之以宴安而弛戎事集橐鞬而講肄之試弓劍而賞罰

之文武之士聳動競勸舊俗一變瓜將及而病遞萊府素有交廣之稱而歸橐泊然人民掃境攀送雲擁馬首拜辭之際莫不涕泣未幾 特拜同副承旨上於筵席下詢邊事府君備論倭情及塞圍疎虞仍陳設施之策 上命書進府君退而書上八條便宜其略曰臣久處南徼熟諳形勢和好之不可恃者三彼國昇平旣久兵力極盛每有誇耀之志此一也馬州之倭恒畱我地且善探謀洞知我虛實漸有凌侮之意此二也彼之來款專爲市利而邇者財貨罄竭交易幾停有若利盡交疎者然此三也所貴乎和好

者赴其閒暇以爲陰雨之備而五十年來惟以米布添贈爲務未嘗設一策施一事以爲防禦之具彼若一朝背盟則其可以米布制其跳踉乎自古及今恃和忘備而能保其國者未之聞也言念至此寧不慨惋然不畜三年之艾難救七年之病及今改圖猶可補失敢陳愚見以備裁擇一曰萊府與馬島隔海相望帆風一日已泊釜山賊路要衝塞上關防無過於此必須壯其城池裕其物力如吳之武昌宋之襄陽使敵人不敢輕犯然後內地可賴而得保舟師可倚而拒戰其形勢之緊重如此曾在 宣廟朝以機梁

兩邑合於萊府計非偶然而後來還罷未知何故也萊邑幅員小若彈丸而左水使以下列鎮邊將及太僕牧官羅布境內者至於十四東西南居民盡歸其屬萊府役使只邑內北面數三村落而已雖欲盡力綢繆何所措手臣之愚見以機張梁山兩邑依前合併於東萊作一巨鎮三邑之兵勿令分盡轄於萊仍畀以防禦之號俾專守備之責則隱然有難犯之勢庶可以固吾圉也二曰萊府旣爲巨鎮則城池是第一着而卽今府治在於山下壬辰賊兵據山放砲人不得守堞云臣登覽此山山勢傾側且無水池更



不可因山而築城不如擇取天險以占地利詢問父老得府北十里金井山臣登主峰領略形勢西南北皆絕險只東面有路亦甚斗絕屈曲可登山之枝葉橫盤數百里我便往來敵難攻圍臣之愚見築城於此移設府治倉廩府庫皆儲城中三邑軍民盡數領入則不添他兵自可防守多設石車從高放下則不煩軍器亦足備禦彼雖有利劍巧丸無以施其技矣至於築役道內緇髡不啻千萬勸誘領赴一如南漢之築則不待勞師動衆而事可集矣三日東萊束伍騎步不滿四百雖盡付本府猶不足爲備禦之用今

以鎮管之法移屬慶州脫有警急則將棄其當敵之邊防退向三日程之內地是猶毀撤藩籬使賊乘虛也揆以兵制斷然不可臣愚請令監兵使商確變通畱屬本府恐合事宜四日報變砲一事臣目見事勢心切憂慮累報道臣至於上聞而未蒙採施矣萊府設烽四處每見倭船之來夜則舉火晝則奔告釜山航海應變例也海有水宗倭船踰宗始得看見及其下山奔告倭已登陸何暇整船出拒乎臣意每峰置一大砲倭一船見形則放一砲二船則二砲十船之外則多數放砲俾作急報深恐合宜且臣非欲廢

舉火而只放砲如有意外之變不但舉火又兼放砲則頃刻之間沿海諸鎮聞砲卽知庶可收整戰具先知而待敵之至不先知而爲敵所掩其間利害語豈同日况晝不曾舉火以砲報知尤不可已若以火藥之難繼爲慮則歲船往來例不滿十隻仍存奔告之規如過十隻定非常船卽以砲報知則更無費藥之患只備不虞之變矣五日倭船渡海者候風於鰲浦卽馬島之西正對釜山故必得東風直向釜山風自東南則迤向機蔚風自東北則迤向巨濟此乃三條海路而干飛鳥等四峰皆不便通望每患一處得瞭

一處失瞭而唯絕影島太宗臺一峰斗起海心直對鰲浦倭船之或南或北舉皆難逃於一望之中深得地形之便古人以謹烽火爲邊關第一務請令邊臣量察加設烽燧於絕影島恐涉便宜六日臣詳見近日倭船頗效我制創造而彼國木品軟脆易碎我地船材堅剛如金石臨戰撞破彼船莫敢枝梧蒙衝戰艦實我之長技第水營與列鎮之船常患乏軍空掛海邊脫有事變何以運用良可寒心究其弊源則各鎮邊將元無食資且乏使役其勢不得不放軍徵布如不變更置船何益臣之愚見或令畫給耗穀或使

設屯收稅俾爲繼食雇役之道然後永杜徵布之弊  
長畱守船之卒雖倉卒有寇可獲其用矣七日左水  
使水操之日臣登艦而目觀海邊士兵履樓櫓如平  
地陸居諸卒患水疾皆昏倒此正周瑜所謂北來操  
軍不習水土必生疾病可破而走者也當其水戰之  
際陸軍之十不能當海卒之一明甚卽今水營所居  
士兵數不下十百各浦居者亦皆滿百臣之愚見揀  
其精壯別成簿籍使之朝夕待變而收布陸軍逐朔  
給代則近歲海產枯竭生理頓盡民必樂從而不厭  
海卒有資生之喜陸軍免立番之苦其臨戰得力必

有倍矣八日臣歷見古史鄰敵之間皆以間諜爲務  
至以近日南北事見之亦莫不然而我國則寂不解  
間諜之術茫然一無所聞旣不解其情何以應變此  
非難行之策不過費了財貨隨便訪問而已請密諭  
邊臣勿以目前無事爲幸凜若對壘之時廣開探諜  
之路恐不可已也 上覽而嘉納深加褒獎 命籌  
司商確施行諸宰或以爲難鄭吏判維城元兵判斗  
杓贊其可用 上命間諜一欵先令備局密諭萊府  
善爲訪問後竟被格事多不行而非 上意也序遷  
右副承旨出拜黃海道觀察使辭 陞賜對承 上

問陳達海西凋弊難供北客之狀仍及綢繆之備奏  
曰有國則必有兵有兵則必有器械鍊習此非別般  
異事自不可廢而西路異於他道尤不得妄有所做  
以致生患此臣之爲憂者也 上曰此自有妙理卿  
示以盡心待遇使彼感動勿疑則雖有人言必不致  
患須解此意而善周旋也府君又奏曰用兵各有長  
技如劔銃二器南蠻之長技也如馬之一種北虜之  
長技也臣以爲我國之長技莫如舟艦非他國所可  
及也然則戰船乃我之至寶而船材日盡松禁宜嚴  
上仍下詢倭劔制及用劔之法 教曰卿言是矣我

邦戰船中國及倭皆莫及也府君對曰我邦又有長  
技山城是也中國及倭城池雖美多在平地雲梯礮  
車皆可用而陷也我之山城在於層峰疊嶂之上雖  
銃劔戰馬皆無所施古人謂高麗善守城意指山城  
唐太宗隋煬帝洪泰時皆不得攻陷曾已見驗清人  
禁我修城者盖有深解故也本道九月首陽諸城聞  
皆絕險而今不敢修築痛歎無奈而至於舟師非若  
城池隨便修繕則恐不至煩聽也且江都爲保障之  
地則海西有輔翼之勢賊若充斥海西而用舟師則  
江都不能一朝保矣臣聞康翎縣有巡威島地形甚

便今如設鎮於此有亂使帥臣領舟師入住翼蔽江  
都而與之掎角則深恐合宜臣已言于江都畱守矣  
上曰唯唯江都畱守有言予已聞矣府君對曰此島  
乃太僕所管臣議于提調元斗杓則亦有許意但念  
創設事重必須陳稟而狀 聞自煩耳目此可患矣  
上曰予方欲言之卿先告達此言是矣啓聞之事旋  
卽傳播少無秘密之意卿其抵私簡於元斗杓同封  
別單使進於筵席則事必不煩此非曲逕乃正當底  
道理卿勿更疑府君又陳金谷設倉之非所且稟見  
武學盡編軍伍非得人心之舉合有區別之道 上

并令隨便善處復 命本道多武勇卿宜揀作軍官  
習才效用府君以平日所隱度者悉心仰答 睿詢  
天顏和粹問對疊疊移晷而罷語多不得盡載時以  
爲造膝密勿 聖心虛佇近歲罕覲府君旣到營卽  
點檢料度條列以 聞其一本道東伍數不滿萬而  
自有拘礙拋棄不揀盡成無用實可寒心反覆思惟  
得一策焉臣與兵使面諭守令托以東伍貧殘莫保  
別施護恤之舉逐面逐里隨其所居團束爲統或五  
或十各從附近之多寡而統之擇其中一人稱以射  
長而領之籍名而藏于官統內或有水火疾疫之患

爲其主剝虐被他人侵暴將至流移則射長奔告守令守令卽爲之救災祛害其所以待之有加於凡民飢則賑之寃則伸之事大而難擅者報知監司而行之期令安保不流則軍情必悅或有願屬者稍易其老病而新之旣得其歡心然後射長每於農隙率所統而習技藝如有成才出類者監兵營備兵器米布使守令賞之其怠慢不舉者杖其射長而罰之他日調用使射長仍作旗隊之長則如臂使指一呼可發此祖述管仲先立統伍寓兵於農之意無待點試而自便訓養歲至動於至靜之中與徒煩耳目而無實

益者不可同日語惟在懋行之如何兵使柳檉亦深以臣言爲然自秋擬欲行之除此則更無方便潛訓之道其二首陽山城險阻可據而頽圯莫修深可歎惜今適有城中倉廩失火重建之舉因此多輸石塊積儲於城內則他日有事使守城之軍補築毀堞不過半日役且石之爲用亦關守禦之具恐不煩於聽聞而事涉便宜其三臣歷過延白來到海州略察地形本道翼蔽江都實有輔車之勢本道潰裂則江都難保設險防禦斷不可已臣之妄料他日敵兵若躡本道仍以舟師窺江都則其勢不由延白必由康龔

而入白川碧瀾渡窠爲要地因風舉帆一潮可泊於江都而龍媒之鎮距碧瀾懸遠難以捍禦必設一鎮於碧瀾近地然後敵不敢恣意犯海而從前設施一不及此殊可歎惜竊觀江西寺在於碧瀾之上而山勢斗起二水交流據險置鎮正得地利如能設堡於此而延白戰艦皆列於寺下誠爲善策第念地近大路尤煩耳目不但物力之難辦實有形勢之所拘恐不可易就而旣有所見敢此上陳其四康瓮一路則巡威一島正當海路之中而在於廢康翎地界東近巡山串由是渡涉北則廢縣而海路漸濶南則大海

西與所江鎮相對而其間有昌麟麒麟等島舟行者皆由巡威東南向江都而風順則一潮可泊於燕尾亭風不順則例泊於延平島候風往來此則由島水路之遠邇也島形南北長三十里東西皆五六里有二十三洞而可耕可居者十四洞水田可種數百石陸田可墾二月餘東面數里諸洞之口皆合作港葭船自南至西自西至北水面或石狀巉巖或山形峭峻或水勢悍急莫可泊船自我防守甚便其中阿里一洞最合設鎮環回山脊儘多巖石築城亦可不勞而但欠周遭太濶幾同首陽山城首陽之堞乃八百

水木集  
九十三非千兵不能守此則設鎮守禦之形勢也臣以當農不得出巡先送軍官前縣監邊宥前僉使韓公信入島細察以來面問商確圖畫上進設鎮形便灼然可見臣後雖躬審恐無以加於此矣其五道內諸島之最近於江都者龍媒其次大小延平兩島其次巡威其次麒麟昌麟二島其次白翎若能并置軍鎮連珠羅絡互相掎角形勢自壯賊不敢犯而此則難可望矣龍媒白翎曾已有鎮今更設鎮於巡威賊若東來則龍媒爲先鋒而巡威率諸船進戰若西來則許沙爲先鋒而巡威率白翎等諸船進戰以布陣

之勢比之巡威正在諸島之中實據大將之位可以東西接應左右指麾建置雄鎮斷不可已而但今物力凋弊難以創設竊觀登山一鎮處於陸路不緊之地緩急無所用以此一鎮移設巡威實合便宜諸將之意亦皆同符如蒙 朝廷許令移鎮則臣當巡審量度設施諸事更爲稟定其六海浪賊譏察搜討曾因備局行關已加嚴飭矣近接長淵白翎等所報有船一艘濱海放砲而察其船樣人狀似是唐人云臣之妄料若如曾前出沒海浪之類則不足深慮而儻或中原雲擾處處割據如有避亂軍民入聚海島仍



作別樣種類則其中梟桀者不無東搶之意安知非先以一船探視我海路防禦之形勢者乎萬一有此患則西顧之憂有倍於前海防修備不可不十分着力臣非以爲必有此事爲國過慮靡所不至盖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事不預具無以應卒此實出於有備無患之意也前所以畏約不敢致意戎政者事無端緒故耳今因海浪之警修舉廢墜有言可執亦可以因利乘便轉危爲安得此好機無乃海浪出沒爲我之福耶請令備局頻數行關譏察海賊嚴飭備禦葺理舟艦繕完器械以爲着實奉行之地其七諸鎮水

軍皆是陸民散居各邑臨急難收且令登船便患水疾實歸無用此曹操北來之軍見敗於周瑜之水兵者也今者海邊民夫號稱土兵旣居船傍可以一呼卽聚而生長海水使船如馬不用戰船則已如用之則非土兵無可用者臣意收布水軍給代土兵揀取丁壯按名成籍隨船大小排定額數不離船次朝夕待變而仍以暇日使習砲射則不過期歲盡成精銳矣本道諸浦土兵亦多鳩募給代可以取足水防緊務無出於此臣曾因 聖教書進東萊防守之事亦陳此意而未蒙 朝廷採用臣常自慨恨及到本道

亦符前見如不用此策則雖使古名將復生恐無以用舟師矣但邊鎮諸將一飲一啄之資小童房子之雇皆靠於軍布今若以水軍番布盡充土兵之代則邊將少無資用將不得成樣必須辦給糧供使自支度然後可責以軍政且見戰船一艘必以百餘軍可運兵船小不下二十餘軍而即今見存水軍之額太半不足猝難辦出此最可憂如蒙 許從土兵給代之舉則諸將糧資臣當百般區畫水軍闕額雖不能一時盡充徐徐漸圖俾得滿數恐合事宜其八防守將卒專委備禦等事勿復侵擾他役然後如有不能

者治以軍律渠亦無辭若或先困於橫斂人不自保則將何以責其備禦之善否乎本道各鎮有一謬規未知創於何時而宣惠廳名之曰草亂刈取軍春秋每定二百二十六名各徵布二疋一年所徵四百五十二疋而稱以官員丘價必徵極細極長者點退催督莫能支堪水卒之呼怨軍額之多闕職由於此等弊矣宣惠常平合爲一廳米布財力頗有餘裕畿甸百姓每當北使之役給其需用之價畿甸之民固當顧恤海防之卒獨不可蒙惠乎請令惠廳革罷刈取草亂之價而推移費用以除橫侵水軍之弊俾得專

力於備禦其九本道各浦備禦之具拋棄不檢久矣  
戰船之制已不如南方而兵器之凋弊破缺罔有紀  
極臣方與諸將講議百般拮据漸次補完爲計其中  
戰船及守城最緊者大砲而海鎮與山城所儲之器  
大半破傷雖有一二完存者道內無人解放有器無  
用深可歎惜請令主兵之臣擇送善放者一人俾爲  
學習之地此亦不可已也啓上 上大加獎許稱其  
善策而廟議不一多未見施是歲有大刷公隸之舉  
諸道皆遣御史而朝議以海西按道得人獨不遣御  
史使道臣王之府君搜括隱漏旣嚴而密辨釋冤屈

至公而明民不撓而事辦守令莫敢容私簿書極其  
精覈他道刷案再三見却而海西所上獨無遺欠當  
事諸宰莫不稱善黃州有稅船二艘臭載地部以詐  
稱致敗偷竊國穀 啓請付本道囚訊四十餘人三  
年滯獄杖斃已多府君親自按問深知其冤而地部  
操切益嚴其柁工已以梟示論斷府君 啓陳風敗  
是實偷竊甚冤宜原其死爭執甚力而地部務勝終  
不得請以緩獄至被問備遂誅柁工府君每以爲恨  
然猶多減刑得活者監兵兩營及州郡并有見武學  
徵布以補需用而任其閒游朝家命使罷定軍役其

水村集  
數累千而中多士族及庶孽一道大撓府君以本道  
素稱武鄉而遽失數千壯士之心甚非所宜於 陛  
辭面奏便宜變通蒙 許故至是狀請以射藝試才  
入格者陞監營軍官團束教鍊以備緩急之用不入  
格者降定卒伍從之於是衆情悅服地部以載寧等  
九邑稅船連有臭載之患并令輸納於白川金谷倉  
道路險遠民不堪苦府君 啓請載寧信川殷栗長  
連豐川安岳輸納于海州結城倉長淵松禾依文化  
例輸納長淵苔灘南倉鳳山船運尤遠依黃州例作  
布上納該曹覆 啓只許結城倉附近邑輸納餘多

不從然得免金谷者至于今賴之府君又 啓陳道  
內弊瘼宜急變通者四條其一道內六浦白翎二鎮  
獨距大洋之口最先迎敵爲地要衝實異他鎮宜加  
保完俾免殘破目今土兵居戶未滿五十而罪人編  
配多至八十凡徒配者例使土兵保授家家疊授日  
益增加島民貧餒不能自食而到配之類舉皆飢餓  
不得不分哺救歿主客俱困兩難得保潰散之患非  
朝則夕汲汲變通除減移配勢不可已若蒙 朝廷  
定數許移則臣當抄其當移者又度山城他鎮可移  
之地分錄啓 聞以埃 處分或以罪人出陸易逃

爲慮而此亦不然陸地所配旣多現存海島之配亦有逃者考諸流案一一可見逃不逃只係其人不係於海與陸且陸配逃者只失罪人而已海配之逃弁與士卒而失之利害懸殊不可不移其二白翎島自甲午大僕 啓請退築馬場土兵耕地大半減縮設鎮旣久樹木皆盡煮鹽廢業生理益艱無所聊賴常懷流移而今者推刷土兵之以公隸現發者多若又責貢勢必逃散牧場內地如使量宜許耕庶可支保而馬政事重今不敢仰請至若減貢一事其在完聚海鎮之道宜加軫卹得蒙 朝廷商量下許則臣當

籍名上送以備除減所謂土兵無非柁工之善手如欲用舟師則非此輩莫可使船陸軍之十不能當土兵之一臣之必欲保護鳩集者實在於此矣其二道內六浦港內蔽船之法俱失便宜臣常以爲慮詢問諸將今得其詳變亂之生多在不時運用戰艦寧拘月日而蔽船之港每當冬月冰漸山積雖以萬夫之力亦難挽出於洋中必待春暖冰消之後始得運用曾在丙子之亂西路戰船不得赴江都者皆以此也前事可鑑今安得因循不改耶臣意宜擇長山以南無漸可運之浦冬則移泊以便使用及春冰解各回

本鎮則雖有往來些少之弊可免臨急難運之患此  
倣三南各浦添防統營之例也且以冬春無事之日  
運移往來則各掌水軍自當解習使船此亦一益如  
蒙 朝廷許從則臣當使防禦使詳擇可泊諸浦開  
錄啓 聞以矣 處分其四道內各邑倉庾多狹今  
年糴穀比前倍增大半露積於外前頭靈雨腐傷可  
惜而其中海州一邑各穀之數至於四萬餘石朝家  
雖有留半分半之令分者亦多必致逋欠留者庫溢  
未免外積公私之害俱極不細叅量各邑糴儲之多  
寡以海州管餉穀五六千石酌量分送於他邑則將

此移彼少無所損而官民胥安其惠則多事合便宜  
願得施行備局覆 奏多所許從而只以島配之移  
陸爲有弊但令從今勿復定配於此島北使之來海  
西驛馬每患不足關東例以駟騎三十送助名曰補  
把馬只用於來路卽還之是歲北使率員多道內三  
驛不能當雇馬無限而猶不支 啓請仍留補把馬  
用於歸路備局防 啓不許府君再 啓備陳渴急  
之狀請留其一半 上下教曰廟堂論事每失輕重  
至此良可歎也江原道驛馬不許仍留海西之民亦  
獨何罪此狀啓勿下備局此馬三十匹并仍留補用

事直爲分付毋使海西之人有獨賢之歎也府君旣  
送北使仍巡審道內諸山城時當夏苦旱而旌節所  
到輒有喜雨人比古之隨車雨陞拜平安監司以刷  
事未完都監 啓請還仍丙申還 朝復拜承旨例  
陞至左副一日登 對從頌 上下詢海西民瘼府  
君歷陳積弊難蘇且及鳳山民稅宜以米布狀 上  
卽命施行府君奏曰自有主者請問度支之長更議  
以定 上不許曰爾旣目覩民瘼而來何必更問其  
取重於 上如此麟坪大君之使燕也行中數人有  
冒禁私買硫黃者事露查使出來上下憂撓有秋曹

三堂上極擇之 命府君移拜刑議 上深慮累及  
大君日三召對大臣備局秋曹講議大臣以下皆以  
查問用處爲患府君獨曰臣恐彼將只問其出處而  
不問用處也一相臣顧而呵之府君復再三言之  
上曰此言頗有理命預訊其出處詳覈以待及 上  
親臨館所與北使對查彼果問買於何地而賣者何  
人而已終不及用處時府君以秋官叅查 上動容  
賜眚自始查至罷三眚焉蓋彼之來查本欲得賣者  
而治之用處非可問也府君之先事明見多類此丁  
酉島倭呈書禮曹獻疏黃稱曰關白所送書違舊式

却不受仍與之相爭事端層生廟堂請以曾經萊任  
習知邊情者揀畀南藩府君遂膺嶺伯之命既到  
營卽啓治象官失言誤事之罪巡至金海與萊倅  
面講機宜期使必改其書而後已蠻差之狡詐百出  
廟堂之指揮不一而府君終始固爭請勿許受積月  
相持廟議竟令姑受所獻于釜鎮而改其書來始許  
上送府君猶爭之而不從會島主死府君啓言今  
無回覆之地請使萊府成贈書標報其受獻還其使  
與書以尊國體 朝廷從之倭亦無辭蠻差以不得  
納書久畱飢困及回願得禦寒之炭於釜鎮只以數

斗塞責蠻差棄擲垂淚而歸盖其僉使年少驕蹇不  
識事理遇倭太慢積失其心府君狀論待夷之道彼  
若有違言犯禮與難從之請則責而拒之可也至於  
接遇使价不可太薄使之啣怨况今書契違式豈差  
人之罪而待之如此大非 聖朝柔遠之意不可不  
罪以懲其後託以軍政有失罷黜之時天旱 上引  
見大臣諸宰仍 下教諸道詢問弊瘼府君採道內  
民情條列二十二弊而每條輒陳救策以上之如曰  
給倭綿布折米之太濫輸北幣布買京之固禁各成  
巨弊民不堪命請令裁減而許貿易列邑糶糴之蓄



軍器之儲甚不齊其數太多者莫不病民請從州縣大小兵民多寡那移停均倭貢輸運三路二十九邑之民獨未息肩請通一道略收布助刷以救偏勞勅供雞猪遠邑之買諸京中者每患價蹙其弊不貲請直納其價以除煩費清河進供豹皮之價至十倍之過多延日礪石之採爲國中之巨役請加酌定其數而撙節其用寧海海獺熊川生鹿俱非土產請一移關東一換他邑熊川戶曹稅船之名存實無昌原統營屯軍之給錢收債或害遍族鄰或怨劇椎剝請并除減以防耗散仁同善山等沿江列邑漕運未得海

船每致狼狽貨價無限請復舊例以統虞候定差員搜船紓患昌原民之投入官庄者凌蔑官家有同化外泗川民之投屬統營者罔有限量餘戶無多請自今嚴禁更投使海邑得保南海錦山牧場民田請令仍存勿屬太僕毋致渙散蔚山下尾面宜勿屬機張漆谷邑城宜移就於山下熊川豐德召募鎮宜移設於加德請并從民願以除邑弊廟堂覆 啓幾盡許從民情大悅營屬牙兵騎步殆近七千而久廢教練惟徵柴炭供使役而已府君革其謬例以前兵使盧錠爲中軍講定節目使之習技藝隸行伍未幾盡成

精銳 啓請試才施賞與束伍一體行之廟堂不從  
乃自營門親試而優賞以激勸之一軍聳動歡聲如  
雷廟堂又因御史書 啓使之革罷移屬束伍府君  
啓爭以爲已成之軍緩急足當一面無故革罷旣甚  
可惜且移束伍則給復給保俱涉難辦不若仍舊貫  
勿罷之爲得 從之戊戌以病乞解疏再上 許之  
連拜戶曹叅議兵曹叅知叅議時 上內秉春秋之  
義方切鼓鼙之思渴求真才擬將委任同春宋先生  
爲大司馬與廟堂共議簡劾遂膺將薦己亥拜北兵  
使未及辭 朝遘癘兵曹 啓遞之 上大驚卽遣

醫官持藥物來護又 問病劇歇于政院又別遣掖  
庭人問于近鄰者至再府君感激涕泣病纔向愈遽  
遭 天崩之痛驚號大慟扶曳趨 闕焉 顯廟初  
復拜刑議時獄訟多滯至數百判書李公浣議于府  
君互閱文案各定是非兩見符者無論如有參差相  
講歸一必期得中若是而逐日剖決未幾而盡時稱  
公明善斷近世所罕凡曹事長席獨主之佐貳不與  
已成近例府君以爲曹置佐副使之叅論共決也若  
一委長官而越視不言設此官何爲判書所判剖或  
有錯必規論歸正判書亦推重府君特深多所商確

有言輒從庚子夏出拜水原府使時值大饑府君狀  
聞以爲本府是 輦下重鎮不可不別加救卹請減  
其賦且請多移江都米以賑 朝廷從之府君親往  
江都受糶凡可以救民者單心力經理分賑甚均一  
府賴以全活府君又以軍伍居遠而作一隊至陣會  
始相面甚不便改其制從附近作隊平居亦使之吉  
凶相救軍情大悅是年冬陞拜平安道觀察使爲政  
與海西嶺南大略相同而以西俗麤悍難化先嚴後  
惠有類孔明之治蜀且多殺越大獄疑而不明鈎摘  
如神莫不得其情死者無一寃而生者盡得伸焉辛

丑春是府君到營之初而道內饑荒孔慘殫誠調賑  
俾得全活又值北使疊至冠蓋織路凡策應百需及  
驛路雇馬等役皆以營儲畫給一毫不煩民力饑氓  
賴而得保壬寅京師大饑 朝廷命船運關西米穀  
八萬四千石關西泛舟之役古所未有衆皆憂之府  
君擇定邊將五人各領三十餘艘書付行船規制并  
并有條嚴若軍令毋敢有違且 啓請海路取險三  
處使其地界邊將各領輕舠指路踰險守令亦俱發  
船護過果皆利涉無一臭載時人比諸劉晏之善漕  
云先是江界民有潛越採蓼鬪殺清人而還者旣久

事覺 朝廷命梟其民且移咨于彼時府君在朝言于廟堂曰茲事彼當先詰而至今寂然者必地方官不告也今若自我先發則彼將治其不告之罪沿江之禁備益嚴我雖梟示相望而能保我民之更不犯越乎吾恐兩境之間自此多事而西鄰嘖言踵相接也廟堂不從及府君按西彼果已多發甲軍巡警江邊時來討食於我民且責糧於鎮堡及州縣不勝侵擾府君書議于廟堂令濟尹擇濟人之有膽略習清語者密通于鳳凰城將而緩頰之且加贈遺使收甲軍西北邊頰而稍安已而龍濟獄卒斫取柳枝於中

江之島府尹李公時術題狀勿禁見捉於彼人鳳城將以前者越採不告被責含憤搆捏甚緊李公禍將不測府君前日之言於是驗矣 顯廟必欲救活朝廷爲之大震府君於北使來往隨機周旋多所辨釋彼頗傾聽事之得解府君與有力焉箕營素稱富饒甲於諸道有泉流等庫財貨山積而一委管庫者之手或貸或竊半歸虛錄府君按簿閱庫盡徵而充之雖累經北使而搏節不費拮据以補其去也凡諸庾廩之貯比初倍蓰焉癸卯春瓜遞拜同知中樞移漢城左右尹兼副摠管及還 朝拜都承旨府君素以

沙溪門人與儒賢及數三士流相親而暮境儕友幾盡凋喪未嘗昵比少輩以求聲援時朴世堂者已生憎侮儒賢甚害士流之意而獨矚府君孤立無朋易於下手適以持平乘無僚臺乃發 啓請遞銀臺之長而初不甚峻因 上嚴批角勝再 啓醜詆誣辱孔慘執義金公萬基持平李公端夏因世堂入試院連 啓而盡刪其詆辱之語世堂復引避與金李兩公相闕而其詬辱府君更加一層臺閣風波大起而右世堂者皆勝右兩公者皆屈時事爰象可見矣上終不允臺 啓而教以勢難行公 特命姑遞當

域射之發聞者莫不駭惋而府君怡然笑曰內省不疚誣罔之言於我何有卽出住于黔陽先墓下仍往漢水上游周覽江山得地于楊根峽中有卜居終老之計再除京兆不拜甲辰有燕使副价之 命府君力辭至三終 不許府君乃曰是徃役也義不敢終辭遂拜而行沿途及在館與上使沂川洪公命夏賦詠酬唱書成卷軸歸橐蕭然無一燕物是夏連拜漢城右尹刑曹叅判而皆不出謝旋有嶺藩之拜再疏乞免 不許時有 國恩私義不得不赴者黽勉膺命非其志也嶺人聞府君來皆曰吾之賢道主復來

矣莫不歡欣相賀爲治之道前後一揆祛瘼蘇殘除  
姦雪冤雷厲風動威惠大行而比初益加密焉因前  
按使李公尚真之啓 命巡見海防築城及移鎮等  
處詳審可否而上 聞府君當寒歷巡沿海列邑條  
奏城鎮利害洞然明覈廟堂覆 啓盡以府君言爲  
是乙巳夏瓜遞還 朝時 上將奉 慈殿幸溫泉  
而以行宮狹陋議新建廟堂皆曰非任某莫可當此  
任遂復有湖西之 命自嶺營納節未數月矣府君  
曰吾今老矣固當退此亦徃役不敢辭吾之從宦內  
外止於是爲國報效亦止於是矣卽辭 陞引見命

務從簡約勿煩民力府君拜受而退言于整理使請  
行宮圖形旣到營卽往溫泉依圖營構不敢少有增  
益一丁一役皆給雇價民盡歡趨無絲毫怨及 兩  
殿臨幸供奉策應綜理纖悉無有遺闕而一不及民  
民不知 大駕之來駐焉 上御行殿引見深加褒  
勞 回鑾後 命加資掌令李光迪發還收之 啓  
以過於鋪張多取民怨爲辭蓋踵習世堂餘論也後  
同春題溫陽 行幸迎候圖曰觀察使任公實膺簡  
擢之 命所以周旋供奉竭其忠誠無少欠闕一路  
民役視前歲亦減其大半又曰任事之臣承奉無闕

非難豐約酌中隨事得宜使齊民歸德於上以慰滿  
黎獻之心誠亦難矣今我 殿下仁聲惠澤施及於  
民若是其至而觀察之克承 聖旨得人之和又如  
此此實前史之所罕聞而異時君臣之所宜視倣者  
也同春豈阿好而誕辭哉身在道內親見記實而示  
于後也府君之承宣 惠澤簡省以得人和觀此文  
可知矣而必欲搆虛陷之者獨何心哉府君以臺言  
疏乞收還資級且陳病情丐免甚力終未蒙 許府  
君按湖政績與諸道同而湖右尤多亂訟疑獄其究  
覈剖斷莫有遁其情者民有神明之稱時 朝廷設

疏決廳查考諸道獄訟之誤決者府君曾按四道所  
決最多而未有一錯諸宰莫不歎異丙午冬瓜遞付  
西樞丁未春拜工曹叅判府君退休之志已決不復  
供職自湖營歸卽遣僮指先構數間屋於楊峽江上  
且理數頃石田待春晷向暄將以片舸東歸計未及  
就而疾作矣蓋府君半世居外多在邊徼傷於水土  
瘴癘病根已痼而惟以不避燥濕盡瘁王事爲酬報  
國恩之地恒當大藩劇務未嘗言勞以致真元積損  
轉成黃疸由不肖等不孝無狀藥不見效乃於易簣  
前數日命醫人秉筆口呼草遺書處置後事有葬具

從儉祭品定式諸子等勉相友愛勿墜家聲勤修文學以承世業等教臨化之際精神了然不減常時以閏四月五日己卯考終于漢城貞陵洞寓舍享年僅六十有三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六月五日奉葬于德山治西伽椰洞負癸之原此是按節時新卜之丘遵遺命也既葬子女喪禍頻仍形家皆言宅兆不安日夜憂懼不肖守丹陽郡使子昂元率堪輿師得地于報恩俗離山南麓萬世洞負癸之原乃於己卯二月十日不肖躬開舊壙擲外左傍微有火氣不勝驚痛卽奉遷柩行以二月二十二日壬戌改行襄禮昂元

自衿川博達里奉遷先妣之柩來會同日合葬焉嗚呼碩而魁偉雅而道拔眉宇英粹風度凝遠望之毅然秋肅而卽之溫然春和者府君之儀表也嚴重而寬厚通達而宏深嶷乎若嶽峙淵乎若海涵者府君之局量也不循繩墨尺寸而內有所自守不爲崖岸靳截而人有所難及平生無一毫非義之事居家居官惟以恭儉篤實自持者府君之操履也樞機周密而制幹有餘計慮深長而臨幾善斷者府君之才猷也言其內行倫義之備則先妣嘗教不肖兄弟曰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舅而只事吾姑見汝父之事親



也吾姑性嚴正罕言笑汝父每婉愉順適以娛其意  
汝父在側則輒歡然而喜故非有事故不自暫離專  
以慰悅親心爲事終始如一及吾姑臨終見汝父之  
侍疾也入則言貌如常以安病懷出則涕淚汪汪如  
注寢疾數日汝父之淚可以江海量焉吾知汝父誠  
孝過於人也不肖敬受而不敢忘不肖在稚少猶及  
見府君事伯兄 贈叅判公敬愛篤至時叅判公年  
近七袞每以家居分異不得相聚爲恨非有公故頻  
日往拜留連歡會或間數日不進則心甚慕念寢食  
未忘叅判公亦時來臨湛樂藹如府君登第叅判公

爲設聞喜宴於本第盛集朝紳以慶之宴酣使府君  
舞於筵前叅判公皤然白鬚亦自起舞觀者莫不歎  
艷府君於叅判公其在世也事之如父焉其棄世也  
喪之如父焉撫視諸姪無間已出諸姪自監司奎以  
下至於甥姪具益昌等亦皆愛戴歸依無異所生最  
憐姪釐早失所恃自其未冠育養家中人莫分子與  
姪也叅判公之妾子女多而值歲饑莫保逐月計口  
饋糧以全之庶姪稟亦復率育于家焉府君幼時在  
守夢家受學成長故嘗曰吾有大恩於外氏守夢公  
立後之日府君主張周旋使其外孫諸人陳疏建請

以成之守夢公壻叅議羅公萬甲修撰李公尚質於  
府君爲內從姊壻而愛待府君特深情若同氣兩公  
喪後府君於其諸子眷眷焉羅海州星斗兄弟與李  
僉知憲亦俱歸仰如親舅云棠山江舍卽祖考叅判  
公之所自營築而軒號棠湖者以此去京至邇形勝  
殊絕府君兄弟分析之日歸於府君遵祖考遺意也  
府君姊壻一人有如得棠山三公不換之言府君知  
之卽推而與之無毫分靳惜意一家諸親莫不歎服  
此亦見府君輕財利重倫義之一端也海西按道之  
時見豐川松禾兩先祖墓歲久未修並易莎改封松

禾墓表字已剝落更礮新石親綴陰記以樹之其持  
節上冢也聚集道內雲仍數百人不分士庶率詣塋  
下親操文以祭仍醞酒椎牛作飲福會盡醉而罷兩  
墓皆然府君以爲同姓乃百代之親或爲方伯或爲  
編戶貴賤雖少異自祖先視之則爲子孫一也吾豈  
可以官位自尊而慢蔑宗人哉凡有姓族之求現者  
使闈人勿禁並賜延接饋酒款遇褐衣芒屨之徒闈  
咽門屏莫不感悅而退海西之人至今傳以爲盛事  
焉言其立乎朝廷也則事君以忠而主乎義奉職以  
勤而殫其誠論事以正而貴得中深明治體洞察時

癸凡所講議思慮深遠必本乎軍國大計叅量制宜  
要之可行眷眷以救時爲急而又皆務實而不取名  
孝廟之初羣賢彙進并是同門親友故多所輔翼而  
左右之其於陰陽黑白之辨扶抑甚明而獨不喜年  
少輩過激之論爭鬪之習黨比色目之談平生未嘗  
發諸口此乃出身行己之涯略也及其遭際 聖主  
眷注出常則遂自感激圖報盡瘁爲期而伊時陽坡  
沂川諸公在廟堂議謂爲國之道藩任最重方伯得  
人然後治理可庶幾也極選可寄方面之人而咸推  
府君爲首初自海藩而始還輒復出連接五藩未嘗

一日安於朝廷之上非但廟議爲然 上意亦同故  
也府君之莅萊府也南蠻駛舌怒獸喜人久難調劑  
而府君策應隨機弛張合宜使之懷德而歸仰嚴畏  
而屈服至其非常之辭難從之請以禮拒斥據理防  
遏莫不得其要領中其隱伏率皆心折語塞不敢復  
強前後狀 聞累加獎詔廟堂輒皆聽施府君之受  
知於 上蓋自此始其按藩也凡有舊弊及 朝命  
之難行者必思便宜之道上請而變通之每以宣布  
上澤固安邦本爲主周知民俗之利病其於蘇殘祛  
瘼之政孜孜講究大則上 聞小則自斷廟堂或不

從則更復爭論期於必行故民之被惠特深治理之  
爲諸道最者以此必謹考課黜陟之際不以形勢剛  
柔有所茹吐尤嚴於臧吏不饒毫髮晚來構扇誣謗  
盖由於此其爲政洞開門闥以受民訴早坐暮罷日  
以爲常所至皆然如嶺南一道物衆地大素稱煩劇  
而民以其剖斷之公明皆曰此時不可失也窮村殘  
氓冤屈積滯者競起爭集軍民訴狀州縣報牒雲委  
山積比前倍蓰或至萬數乃使十五六吏列前並讀  
聒如亂蛙而隨讀卽呼無停口無停筆左酬右應未  
嘗少滯沛然有餘裕所題不以查處數字循例塞責

必盡撮其肯綮而論列無遺未有一錯近歲嶺藩之  
善理劇金公時讓具公鳳瑞最有名而具公能使齊  
讀並聽而或有錯題金公題不錯而有歉於並聽府  
君則兼之且兩公於簿牒煩擾中若遇獄訟大案則  
輒拔而畱之待靜獨聽而題之府君遇此未嘗拔畱  
讀竟卽題與短牒小狀無異羣吏初以爲訝出外詳  
閱則破其疑晦發其姦伏摠其綱要而散及枝節靡  
有關遺雖窮思極慮無以有加衆皆歎服者舊有識  
者咸以爲府君之聰明才猷非但優於兩公近古所  
無云當其再按嶺藩而新到也聽一狀而呼其人詰

之曰汝之所訴吾前按此道已曾處決汝何敢復來  
其人卽屈服府君再按在八年後而微瑣之事追記  
不遺如隔晨左右聞者皆大驚以爲神府君爲治事  
無大小叅以法理事情咸得其當而至於大獄大訟  
尤致誠焉雖多疑難明久滯未決者莫不反復鈎覈  
得實而斷之諸道所決不翅累百而人心悅服咸有  
神明之稱所題判語處處播誦嶺營胥吏有作冊子  
而相傳者府君神彩凝嚴自有威重不加聲色與刑  
杖吏胥至前皆震懼流汗惴惴如懼歿者管下守令  
進見者亦皆敬畏悚戢如蔭武微官或有恐怯而失

措者命令所及莫不奉行惟謹然府君每慕古循吏  
之風必先惠而後威嘗曰吾累處藩任未嘗以私喜  
怒妄殺一人所活無辜甚多吾子孫必有興者人有  
問府君曰公於劇煩理劇游刃恢恢旣無所難而事  
之鉅細咸得其當者一一用精神於其間耶府君曰  
吾人之精神有限若一一致用精竭神弊何能支耐  
及遠哉吾於酬應狀牒有若神解入於耳而自明出  
於口而自當祗緣一生老於吏事耳目慣熟而然比  
觀他人疲於應接精神耗傷或至生病而吾則不然  
矣蓋論府君方面之政其勤敏綜核如陶士行廢置

惠化如王弘中威明鎮服如張乖崖獄訟無冤如包  
孝肅此非一人之私言實當世之公言也 孝廟以  
則哲之聖鑑於羣臣之賢否長短洞察無遺府君初  
因士紀之啓忤 旨補外旋以先見之明承 褒寵  
擢而自任萊州以後際遇特深累昇藩寄晉接之際  
詢問講議多在於詰戎備禦固圉防守等策 前席  
奏對及在外狀 聞每蒙 嘉納眷待之隆迥出尋  
常觀於已亥病時事亦可見 恩數之至矣靜觀齋  
李公端相嘗來訪府君謂曰某日 筵席某宰言及  
海西民役某事 聖上教曰此事予曾聞任某之言

尚今了然其言極是卿之所達誤矣吾適入侍親聞  
此 教令公之陳此語在於海藩遞歸之日今已累  
年矣能使人主追記其言於累年之後篤信不撓苟  
非相得至深何以及此君臣之際心切感歎云云不  
肖侍側得聞而民役某事忘未記憶至今爲恨矣嗚  
呼府君之得遇 孝廟真千一之盛際其嚮用之意  
可謂至矣而 天崩遽爾終抱烏號之痛嗚呼豈非  
天哉逮至 顯廟朝朝論日乖蠻觸之戰大起府君  
儕友零落孤立踽踽黨人猶以儒賢之素相親而基  
之遂乘間詆辱而擠陷之朝廷雖知其誣而無人伸

白者府君乃自以倘來榮辱付之於太空浮雲怡然一笑宿有休致之意至是大決誅茅東峽擬將終老而遽嬰未疾上而未畢致用之志下而未遂退閒之計嗚呼痛哉右所錄府君修身事君大節之較著者而若其居家勵操檢待賓友訓子姓御僚屬使僕隸之道亦可記也府君素性儉約不喜紛華前後處藩非時節公讌不聽妓樂非歲例上供不置工匠搏節需用省減浮費罔或以脂膏自潤及歸府庫充羨不啻倍蓰於前所莅皆然其在嶺藩韓公壽遠爲大丘倅以營下屬官知府君事甚詳嘗歎曰吾於此經兩

巡使人所指名兩使曾不同而後使之至清非前使之所可比世間毀譽其可信哉每以此語人矻矻不已後使卽指府君也府君旣累經雄府大藩家無長物廐無良馬田土奴婢無所增益素無家舍每借寓而居晚營一第草創其半僅分內外而不復增造以完之位至亞卿終不乘軒及其捐館家道芴落三年之內祭祀亦窘諸子皆貧窶殆不自保人於是咸知其清素之德世所罕有而向來構誣之謗不辨自白矣府君內操甚確事無大小一循於義守法惟勤干屬不行苟其涉私而利已者則雖絲毫祛之若澆也

其在秋曹有大家臧獲之訟而理不直對者甚孤勢  
難敵久滯不決府君將執而斷之親舊數人迭來懇  
懇苦勸止之而牢拒不聽至於怨怒大起而終不少  
撓其在關西有隱漏一奴自現願役於衙中姦惡難  
化屢犯大罪乃重杖而逐之使勿復見曰汝罪宜死  
而吾不忍殺也府君解歸後奴與平壤民鬪死平壤  
民懼而來告願納一奴以償之府君語之曰此奴之  
罪當死者多矣吾不忍殺而逐棄之汝殺之宜也吾  
豈因此受價遂麾而去之聞者咸悅府君自在少時  
多見賞於先輩鉅公二十餘患久疴使人求藥於玉

城張公晚亟命與之曰是吾鄰金公壻耶吾曾一見  
於金公第真宰相器也他日必貴病雖徬勿憂也南  
坡沈相公悅卽府君戚叔也知府君特深稱以國器  
雖在弱冠而每與論軍國大事有廟議難斷者或時  
召問每語人曰此姪年雖少幹局智識當世罕有若  
處以廊廟非我輩所及爲度支郎也判相李公溟委  
以最繁之局見其治理精嚴井井有緒屢加稱歎曰  
他日坐吾席者非此人而誰曹屬筭士胥吏及都下  
民人皆曰宜判地部任公是也一時輿論之歸亦復  
如此府君於朋友交際信誼篤至終始不渝尤菴同



春二先生及草廬李公俱以同門自少心許二先生常謂府君曰吾輩經學雖不讓於君而若其智識之深遠吾輩所不及同春視府君若同氣一日謂府君曰吾有一子未痘君是福人吾兒若在君家經痘庶無患矣遂送幼子光棊府君與先妣撫愛無間已子經年乃還光棊既長視府君如親叔及先妣之喪來哭甚哀小大歛皆手自執役府君之按節湖西三賢皆在道內書牘聯翩無日不至府君出巡則到三賢所在期會聯枕達宵穩話而罷亦可見相與之篤也府君之素相推許卽滄洲金公完南李公樂靜趙公

晦谷曹公叅議俞公棧叅判俞公檄而滄洲以師門之孫托契最早諸公亦皆少時交而心膽相照到老無間又與沂川洪公相國洪公重普松谷趙公市南俞公青湖李公監司金公弘郁皆有深契非世俗交也晦谷早同筆硯及仁廟丁丑以斥和將赴燕獄府君送別于城外曹公握手請與爲婚且以家累相托府君許之曹公行後卽涓吉成親此乃長子婦也曹公家事莫不經紀其夫人事無大小必併告于府君以請指教比曹公還三年如一日焉金公佐明初因府君論邊賊事謬加非斥不相能及爲銀臺同僚

與之共事已多心悅又見當藩任做國事大歎服每讀啓狀輒稱曰此可大用非等閒人也府君亦不以前事介意相與開心見誠無小間隙鄭公致和與府君初不相識府君在關西鄭公以僉使西出見府君政理心悅之自是相契晚年交誼甚篤府君於朋儕不爲磨戛親不爲表襮異只以誠信爲主無所厚薄旣與定交終始如一諸公之所以咸取於府君盖有見焉年輩後於府君如退憂金公文谷金公竹西李公西河李公相國李公翻叅判李公選畏齋李公諸人莫不尊信傾嚮府君亦皆推誠待遇故一時名流

迭相來拜坐客常滿無日不然每當按藩出都上自公卿諸宰下至臺省庶官無不拚別於城外幾至傾朝諸營吏屬皆言巡使離亭送客之盛曾所未覩云府君燕居温然和樂教諸子雖有過失不遽訶叱不施笞罰必諄諄訓誨使自閑悟不威而嚴不肖兄弟雖晝夜侍側而未嘗敢輕易進言末女未笄而失慈親府君最所鍾愛也老後每自言吾被先君撫愛諸兄弟莫及而欲有所告嚴不敢盡其懷况他人乎長男嘗爲兵部郎適有故不赴公衙府君召謂曰汝旣登科立朝當以恪謹奉職爲事今以此故而廢公衙

是怠於職事也後勿如是不肖少時與數友期會及其日以事辭欲不赴府君聞之召使速赴曰朋友之道以信爲主雖有事故豈有大於失信者乎御幕屬威惠並行褊裨有過失必先教敕而使自知改至其罪犯難貸然後始行斥黜平居接遇盡其恩誼且躬率以正故莫不敬畏而愛戴凡經營下文武管屬者舉皆誠心歸仰曰我公偉人也其處已行事人所不及者多吾輩安得不悅服於奴僕罕用刑杖而皆惴惴畏戢唯恐其獲罪府君嘗曰奴婢之法惟我東有之世爲人之僕隸終身服役衣食之薄惡事爲之勞

苦誠所難堪爲主者只知可刑不知可恤則甚非德也吾於古人彼亦人子之語竊有感矣每戒不肖等勿輕施刑杖於奴僕此亦見仁民愛物之一端矣府君天稟粹然而自高德噐嶷然而自重平居應接飲人以和未嘗示矜莊之色而至其確乎有立夫乎能斷儼然有難犯者其與人言也各隨其人之處地及所能而語之遇文人則論文見武將則談兵下至田農漁釣醫卜技術之類無不中其窾而得其宜非所可語者則一言半辭不相及也蓋其氣象規度固難形容而求之古語動而主靜柔而能剛殆近之矣府

君之在沙溪先生之門也請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先生欣然曰善哉問也爾聞以心爲師之語乎人之善惡皆出於心而其是非之分自己之心已先明了不必以人爲師以己心爲師動作云爲一聽於心善則行之否則不行雖有不中者寡矣何患不爲君子乎府君敬受而服膺一生持守曰此吾四字符也平生雖不以學問自居其操心行己之方內有所見解者隨得輒書題曰劄記多有可傳者有曰所謂聖人無他心智通達之謂也曰堯曰舜曰孔子形豈異於人哉心智與凡人不同而已如使有人其心智加

人一等則便是加一等人加人數等則便是加數等人人之聖愚只係於心智矣又曰人之心一也而其用有二何則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生於天地之間氣稟有邪有正則心主乎一身之中安得無天理人慾之分乎然則治心工夫只在乎以天理之心勝人慾之心勝者爲君子不勝者爲小人勝與不勝其幾甚微可不懼哉又曰心恰似鏡子物照則映物去則自明者鏡也事至則應事過則安靜者心也塵生則鏡昏欲萌則心暗鏡磨則光發心治則理明然則治心之要莫過祛欲又曰理明然後可以心定心定然

後可以理明相爲表裏不可欠一又曰一時勝欲易  
永久無欲難必須有刻苦堅忍底氣味可以做工夫  
又曰凡養性攻學之本克己治人之要不越乎靜之  
一字蓋心靜則能制外物心不靜則反勞於物不徒  
吾儒如此黃老管葛皆從這裏做工夫又曰靜須存  
養動須省察靜之所養卽動之所施而動之所施卽  
靜之所養一動一靜互相爲資然靜者動之體也動  
者靜之用也動欲有爲者必養於靜乎又曰既有見  
得須定心志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河海決於後而  
目不瞬然後可謂大丈夫又曰人之所當猛決力做

必克必遏者七一日色欲二日貪生三日宦欲四日  
財利五日逐名六日恟威七日貧困又曰朝廷之上  
識見爲上如無識見則人品雖或良善而不至於惡  
然自不覺流入於小人之歸又曰集衆人之策而採  
其長聽衆人之言而用其善察衆人之事而取其賢  
則衆善歸已羣策益我心智日明聞見日廣雖當大  
任恢恢乎有遊刃矣又曰得人心然後可以御衆居  
官之法以得人心爲要何以得其心能識人心也無  
處不然又曰忠以盡己恕以寬人忠恕乃得人心之  
法也其在海營巡到信川日記有曰今日早起思想

忽有所得蓋以一人之身當千百之事不可不隨事  
泛應蓋有一事則有一理必須心通萬理可以得其  
宜事上則忠而直御下則嚴而寬接人則誠而確制  
欲當以斷慮事當以明居官當以簡臨民當以卹立  
心以仁爲主發言以慎爲主皆有古人訓戒之辭已  
行之迹班班可見則而行之不必別般思索也又嘗  
以一絕題于日記曰一心通萬理隨處自成雙事至  
便機應始終柔與剛此等語皆內得于心默而自識  
常所操持者也嗚呼府君之受諸師門而驗之身心  
者如此雖子弟亦有所不知何況外人哉府君又以

古人言行之有契於心者手錄爲一冊題曰自警以  
學術修心檢身觀天知人事君治務接人處事保養  
十條分目以爲佩服體行之資而每慕諸葛武侯韓  
魏公之爲人慨然有尚友千古之意此可見平生志  
趣之所在超遠於世人也府君於詞翰才分甚高十  
七歲作羽衣傳印賦考於谿谷張公題批有氣格奇  
俊辭語鏗鏘他日成就不可量之語又以科體詩數  
篇考於畸菴鄭公則亦題批語有曰句法高健不爲  
科日習所染以之赴戰藝主司何得不刮目只見其  
詩不見其面必貌如其詩者也其見獎誦於藝苑諸

公自少已如此詞賦法騷選詩則科製從韓杜而近  
體專主於唐語多清新雅健宋後諸詩未嘗留意焉  
文則少從事於孟子及馬史晚喜昌黎而亦未嘗多  
讀也凡所製作詞理俱到以明白暢達爲主無雕琢  
艱辛之態下筆立就無少畱難每以不肖等綴文澁  
遲爲責此府君餘事文墨之大略也然而府君每謂  
文章不過一技人所當爲多有大於此者不必盡一  
生精力於此故不屑爲也嘗曰使我專意文章則何  
遽不若今之詞翰諸君耶我不欲以此自名也劄記  
中亦有文人皆無實用詩費思無益等語平生意見

如此故所著詩文甚尠府君不飲酒不嗜博奕唯喜  
觀書公私酬應之暇稍有餘閒輒繙閱緗素手不釋  
卷自性理儒書詞翰諸家歷代史籍皆熟覽強記旁  
及兵家取三略改分章與孫武子武侯心書合爲一  
冊以觀之府君少而善病故於雜技諸方獨好醫家  
書多所通曉焉詩文所著旣少且多散逸所存只四  
卷所抄選纂錄者文章博選十四卷青史便覽二十  
三卷博文錄十二卷分類韻二卷儷海十五卷實踐  
錄一卷筆花十二卷并藏于家配貞夫人商山金氏  
觀察使仕隱諱尚之女有淑德懿行凡育四男二女

男長座文科尚衣院正次陸文科工曹判書次陞次  
董進士女長適縣監姜璉次適士人尹趾祥座卽娶  
晦谷曹公漢英女者生一男曰調元三女曰益豐君  
涑曰領議政李畚曰士人尹世益陞初娶郡守邊命  
益女後娶府使李命聃女生男曰鼎元縣令女曰士  
人李以榮曰士人趙文煥邊出也男曰崇元進士曰  
行元女曰士人朴弼稷曰修撰洪鉉輔曰叅奉李元  
坤曰士人金鎮崙李出也陞娶右議政洪重普女生  
一男曰士元董娶縣令尹濟女生一男曰慶元姜璉  
二子曰碩齊曰碩勛並進士女曰沈得震尹趾祥一

子曰宏女曰韓配祖曰李真儉大司憲調元二子曰  
遭縣監曰邈鼎元二子曰遜曰遜士元四子曰選進  
士曰適縣監曰逸曰迥進士慶元一子曰遠行元二  
子皆幼遭一子曰允周內外孫曾並一百三十餘人  
已亥歲不肖以叅議年八十例加一資 聖上入耆  
所推 恩又加一資復蒙曠世 異恩特加一資拜  
知樞入耆所乃得 馳贈府君資憲大夫吏曹判書  
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  
成均館事 世子左賓客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此實  
府君餘慶所及以不肖忝厥何能致此也嗚呼府君



魁傑之資篤至之行忠直之節宏厚之量深遠之識  
通鍊之才博達之文剛確之操有一於身足以名世  
而需時况其兼有而該具者耶如使晉庸登崇盡其  
展布則其輔導之益施措之效必有光美盛大之功  
業而晚登科第見忤時宰位不稱德用不究才幸逢  
聖王知遇曠世屢畀藩翰方擬大用而 仙馭遽寘  
時事嬗變終見世好蔽美志在卷懷止於斯而已矣  
嗚呼痛矣府君之所蘊於內而不外見者多矣有不  
敢窺測而備知至其言行事蹟之表著可傳者亦甚  
夥然而不肖無狀不能盡記今僅錄其耳目所及者

纂次爲狀且念不肖兄弟盡亡而只餘不肖一介塊  
然獨存墓道文字遷就未成以至于今不孝之罪可  
勝誅哉不肖思欲以此微惠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而  
世已後矣先輩長老知府君者已盡閤下雖不及從  
先君游而亦必有聞而知之者今與不肖心相契許  
而能立言傳信於後者惟閤下一人在耳茲敢仰請  
以爲闡揚永世之圖幸勿以文辭之蹇拙而垂照採  
擇焉已亥十月日不肖孤墮血泣謹狀



神道碑銘

墓表

Blank space for the inscription of the tomb stele.

水村集卷之十二

行狀

先妣貞夫人商山金氏行狀

先妣金氏系出商山麗朝贊成事上洛君諱鎰之後  
 忠清道觀察使仕隱公諱尚之女同知中樞府事  
 贈禮曹判書青陸公諱德謙之孫 贈吏曹叅判諱  
 洪之曾孫妣羅州朴氏兵曹佐郎諱垣之女溫陽郡  
 守諱東燾之孫大司憲諱應男之曾孫也先妣生于  
 萬曆乙巳三月二十七日仕隱公有四女先妣爲長  
 資性端莊靜一有仁淑之德孝順之行自在弄甄已

水村集卷之六  
異凡兒青陸公甚愛之恒置膝下而教誨之生長法  
家服習禮訓言語舉止動遵儀則仕隱公擇婿甚高  
年十九歸于我先君姑鄭夫人嚴正有法度先妣之  
奉事也一於恭順得婦道甚夫人嘉悅而愛重之亟  
稱曰賢婦賢婦其爲壺政也唯先君之命是遵不敢  
毫髮違亦未嘗干預於外言外事家素不足於食每  
以儉約搏節爲務能得繼匱而母至乏絕焉鞠養諸  
子雖甚愛自幼稚時衣服飲食行步出入之節皆教  
以禮法如或有誤隨卽警責俾不得貳先君以從子  
釐早失母而憐之率養于家先妣撫育衣食與已出

少無間自監司奎以下及具益昌等內外諸姪皆視  
之如子而諸姪依仰亦如母焉從先君于通川郡六  
年居內不許外人交關不通商市賣貨衙門之內肅  
如也先妣自孩提不離青陸公左右以至長成青陸  
公以文章名日與載籍爲伴先妣雖不曾受讀文字  
而目濡耳染自然有曉解經言史蹟多所記識而一  
不談論平居手執女紅惟勤未嘗取看外儲書籍唯  
巾箱中適有史略數卷時或展閱不肖幼時問其  
文義未曉處則解釋而教之洞然也對不肖等常舉  
古人孝友美蹟及親族言行之可法者諄諄然詔告

不肖等相與敬聽焉仕隱公家極清貧先妣每以父母年俱高而甘旨不繼爲恨每得新產及佳味雖少必分送以供母朴夫人常稱以孝女性不喜紛華奢侈之習或傳某家內集婦女衣裳簪珥之盛誇爲美譚先妣笑曰吾貧也力不及此縱使能辦錦繡珠璣性所不樂亦不欲效時俗而強爲也長男登第而先君因不安於朝求補外拜榮川時仕隱公方莅清風先妣率簪桂之子而歷拜焉仕隱公大悅設宴以慶之先妣每以此爲平生第一歡幸焉以先君職秩從封淑夫人及貞夫人親受兩度恩誥自丁酉得

疾經歲沉綿而先君出按嶺南至戊戌冬初納節還家始相會數日而先妣之疾已莫可救矣長男斫手指進血罔效以十月初九日棄世于駝駱洞新舍春秋五十四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宋光祚稚少時同春先生爲避痘送托于先君先妣撫愛若子至是來哭甚哀與姨姪李光稷同治喪手執斂殯盡其誠慎之禮焉嗚呼先妣之至仁至德於子道婦道妻道母道克備克盡無所欠闕則天之報施宜有以厚福遐壽賜之者而先妣之受祿不遠享年甚短獨何故耶此莫非不肖等不孝罪積殃禍上延之致只自呼天而

莫逮痛矣痛矣以十二月二十二日權窆于金浦地  
翌年己亥二月二十九日改葬于衿川博達里先舅  
叅判公墓左麓負壬之原堪輿家多言宅兆不佳及  
先君之喪奉葬于德山伽倻洞將擬奉遷先妣合祔  
而子孫喪禍連仍堪輿者又皆言德山宅兆尤不吉  
不敢行遷祔之禮乃於己卯歲卜地於報恩俗離山  
南麓萬世洞負癸之原不肖墜進德山奉遷先君柩  
行使子昂元進衿川以二月初九日奉遷先妣柩行  
及啓壙水患孔慘痛哭罔極遂以同月二十二日壬  
戌行合葬之禮而先妣祔左先妣誕育四男二女子

姓與內外諸孫詳記于先君狀中茲不疊錄己亥十  
月日不肖子墜血泣謹狀

墓誌

外曾祖考同知中樞府事金公墓誌

維我外曾祖考同知中樞府事 贈禮曹判書府君  
之葬今五十八年未有幽堂之誌累經兵燹文籍散  
逸曾孫澥等懼其愈久而無徵也謀欲哀集家乘以  
爲之誌而內外諸孫中惟墜年稍長不無見聞於父  
兄者遂敦勉見屬墜終不敢以不文辭謹傳信闕疑  
綴緝而敬書之曰公諱德謙字景益號青陸姓金氏

系出商山遠祖諱需麗朝甫尹其後有諱鎰贊成事  
上洛君子諱祿左代言商城君商城有三子曰得培  
得齊先致俱以儒爲將樹勲封君世稱三元帥其季  
封號曰洛城麗末退居尚州終焉墓在州之閔元洞  
洛城第四子護軍公諱承富其配全州柳氏既寡從  
一子自南移居白川柳氏墓今在白之花山原不得  
與護軍公同兆焉西來之後世頗不振曾祖諱衡  
贈通禮院左通禮祖諱長琇 贈左承旨考諱洪  
贈吏曹叅判皆以公貴也墓俱在白之勒巖妣 贈  
貞夫人延安李氏忠武衛右部將諱胤公之女 厚

陵叅奉諱挺生之孫弘文館直提學諱三產之曾孫  
以嘉靖壬子十一月十二日生公年甫廿二叅判公  
卒公既少孤唯有一弟相依卽大司憲忠貞公諱德  
誠也兄弟奉母窮居篤志勤學自少受業於季父監  
察公諱澤監察公以文章名世在 明廟朝以布衣  
抗疏請雪乙巳諸賢之寃聲振一時登第被玉堂南  
床之選未及進用而卒公既赴公車文聲藉甚 宣  
廟已卯中司馬兩試癸未擢文科丁酉復擢重試釋  
褐之初分隸成均在壬辰前陞遷履歷莫可攷識而  
公詩有曰前後三爲地部卽月川李公廷毓延安守

城錄有云公兄弟俱爲其從事公典掌兵忠貞公主  
餽餽公又爲之募得米稻九十石又按公詩集有壬  
辰扈到博川江西諸篇蓋公兄弟初與月川公同事  
弟仍奉親而畱公則執勒而西也癸巳以後拜金城  
黃州咸從三邑宰監察忠清都事金郊察訪光海初  
疏陳驛弊又以槐院製述官當朱梁兩 詔使及熊  
學士化之來皆與儼幕有次韻諸詩拜咸鏡都事以  
親老疏遞庚戌赴安岳郡守時忠貞公方奉大夫人  
于安州牧兩邑便近故不辭也明年以事坐罷又除  
永川郡守復以親老辭遞壬子奉親赴開城經歷未

幾本府有匿名投書之變兩司請拿鞫松都堂郎而  
不從只遞推九月丁母夫人憂守制于白川墓下丁  
巳忠貞公斥廢 母議竄極邊時昏亂極而倫紀滅  
公遂盡室大歸于南陽村舍癸亥春 仁廟反正公  
與於義舉扈 蹕入城策功靖 社原從一等仍拜  
錦山郡守甲子賊迨反 駕幸公州公卽奔問 行  
在賊平 駕回祇送還郡是夏命加通政階 賜奴  
婢論靖 社功也公晚逢明時感激 恩眷遂上封  
事論時政急務首以振紀綱正法度爲言次論括外  
方寒賤之儒以充軍額徒招衆怨而有害王政使棄



逆歸正之徒再赴西戍恐違軍心而失其勸沮繼言  
量田之制不必設局遣使只委於守令方伯可以不  
擾而事辦又論言路之重曰 殿下勿謂逆适之已  
亡也政或失道民或離心則一适雖亡而諸适爭起  
矣願恢虛受之量以獎敢諫之風又請以大學寫作  
一屏張於寢殿此卽屋漏之一常叅燕閒之一經筵  
其於緝熙之功不無少補 答批褒以愛君憂國籌  
司回 啓亦曰所陳切實明白可見惓惓之忠以堯  
舜望吾 君也大學作屏云者亦得古人丹扆金鑑  
之意云乙丑解歸丙寅拜刑曹叅議病遞丁卯金兵

之至公扈 駕入江都賊退承 命先還自是在僉  
樞或遞或仍辛未公年八十矣子觀察公上疏乞  
恩遂加一資拜同知癸酉春以耆耄 恩賜米豆酒  
脯綿紬遂於是年十月廿六日以微疾捐館享年八  
十有二以翌年甲戌正月廿二日葬于白川治東斗  
巖壬坐丙向之原 孝宗二年辛卯以公靖 社功  
追 贈禮曹判書兼帶如例公溫和端慤不爲崖岸  
蘄絕之行而天資孝友自爾過人大夫人享壽極遐  
公兄弟連典州郡迭相奉養順適娛侍無少欠闕前  
喪旣廬墓三年後喪時公年踰六十而兄弟又分月

望替侍墳墓及几筵以終三年焉兄弟之間親愛甚篤每見新物不卽入口必分送于忠貞公所俾人還然後始嘗之忠貞公亦然每帶職歸鄉必遍訪窮族或畱宿而去欲使隣里知其爲簪纓之門諸族皆感其義 賜祭文有曰敦行孝友博通經籍蓋紀實也 遇 國哀未成服食粥至卒哭不肉家在城西路傍每當 行幸公必下庭俯伏聞 駕過乃上堂亦可見忠孝一致有萬石之風焉公於詞翰天稟甚高自在幼年已有作者氣及長遍讀經書古文皆盡帙成誦然後乃已凡爲文操筆立書戰藝場屋輒屈人一

時傳誦其文遂再擢文科以鳴于世而多被藝苑諸巨公所推許及其棲遲郡邑不爲時用不復以不朽大業自期然間有咳唾必膾炙人口觀察公刊行其遺稿二卷澤堂李公序之曰詩若文立意謹嚴遣辭精切錚然有金石聲可知其學本於經訓根於道理白軒李公則曰詩與文都無死語陳言爛然而如春葩鏘然而有金聲觀二公之所評論公之文章可知矣公既有高世之才出人之行而自少謙晦守冲泊然無爲宦途得失附之儻來故半世陸沈於下僚逮在昏朝益與世抹掇而及 仁廟改玉則公已老矣

雖秩至二品而官位終不顯敷焉公居官事蹟今不可徵而先輩譚公之兄弟者有曰長公以文雅少公以節義而其廉謹則同嗚呼廉謹二字亦足以槩公之平生矣公之配貞夫人南陽洪氏考諱偉僉知中樞府事祖諱克謙尚衣院直長曾祖諱濬瓦署別提外祖卽承仕郎南陽房公應泰也夫人事姑相夫盡其道無違德性又勤而儉家甚清貧而紡績以自贍用能上奉下育生於 嘉靖甲子正月十九日以崇禎戊寅十月十一日下世于子觀察公江陵府任所享年七十有五用其年十二月廿八日合祔於公

墓只有一男卽觀察公諱尚以文科顯觀察公生一男四女男通德郎諱元錫不幸早世女長適叅判任公義伯卽墮之先考妣也次適都正李公翮丙子之亂節歿無後次適判書李公弘淵次適領議政權公大運側室男曰後錫女適武科及第李愔通德公三男曰澥縣監瀟郡守濟三女適進士郭世績李洞全溪君溥叅判公四男曰座正墮弼善陞董進士二女適縣令姜璉尹趾祥判書公一男曰光稷正言三女適府使沈益相尹天駿朴鎮議政公一男曰瑋三女適主簿申賜許湛監司李雲徵後錫二男曰涑泌李

惜一男曰重著二女適崔世龜俞選基內外孫曾玄  
摠一百七十餘人墮以外裔後孫掇拾聞見至行美  
蹟十二八九蕪拙之辭且莫能闡揚遺烈徒抱無窮  
之感也已

外祖考忠清道觀察使金公墓誌

維我外王父忠清道觀察使府君諱尚字友古號仕  
隱姓金氏系出商山遠祖諱需麗朝甫尹其後有諱  
鎰贊成事上洛君子諱祿左代言商城君商城有三  
子俱以儒將封君其季諱先致卽洛城君麗末退老  
於尚州洛城第四子護軍公諱承富其配全州柳氏

既寡從一子自南始移于白川仍世居焉高祖諱衡  
贈左通禮曾祖諱長琇 贈左承旨祖諱洪 贈吏  
曹叅判皆以公之考判書公貴也判書公諱德謙號  
青陸再擢文科官至同知以叅靖 社功 贈禮曹  
判書文章孝友當世知名妣貞夫人南陽洪氏僉知  
諱偉之女也無他子女只舉公一人公生於 萬曆  
丙戌十二月三日少而聰穎文學早成不煩提誨已  
酉擢進士第二兼兩試翌年遂擢文科選入槐院乙  
卯陞典籍移秋曹月沙李公判度支辟公爲郎丁巳  
叔父忠貞公以持正於廢 母議竄極邊公奉判書

公大歸于南陽村舍閒居五年癸亥 改玉卽拜戶  
曹正郎兼知製 教俄遷正言時有廢世子按律之  
論有勲臣數人來見公力勸公不從卽以全恩立異  
遂出爲銀溪察訪公之不爲時用自此始甲子賊遁  
反扈 駕南下路拜掌令 駕還以羈勒勞陞通政  
爲叅議叅知歲餘在騎省常帶三字銜乙丑拜江原  
監司 陞辭 引見賜豹皮遞還拜承旨冬有雷變  
政院 啓請修省卽公筆也論文具無實惠澤未究  
用人混雜詭詭拒人等過失 上優批下答丁卯春  
金兵猝至公扈 駕入江都 上御門曉諭父老使

公傳 命在 行在直廬感疾幾殆 命遣醫賜藥  
物間數日 下教問病病稍間拜兵曹叅議賊退隨  
駕還都移拜承旨請由歸覲者再而皆有 旨促還  
其 陞辭也特給馬 賜藥移拜分兵曹叅議陳情  
乞遞不 許出牧清州以事坐罷又拜仁川辛未病  
遞連拜秋曹銀臺公獨與一僚在直追崇之 教猝  
下公再 啓覆逆明日 特教以慢上罷推壬申蒙  
叙宰通津癸酉丁外艱丙子服闋又拜銀臺水曹遭  
忠貞公喪纔成服金兵猝迫西郊與諸孤蒼黃藁葬  
將扈 駕先送大夫人於江上及還城門已閉不得

入終夜彷徨翼曉聞 車駕向南漢即馳赴路聞移  
蹕江都又改路西趨及知 大駕仍駐南漢則重圍  
已合矣公瞻望雪涕自念旣不得扈 駕寧盡子職  
遂追尋大夫人於南陽背負踏冰入海島以避之丁  
丑春聞南漢出城之報北望痛哭即奔問而歸拜承  
旨以未及扈從陳疏請罪 温批不許連拜水曹騎  
省銀臺爲養乞郡出拜江陵戊寅遭憂無親戚相助  
公躬自襲斂奉柩歸葬仍守制於墓下庚辰服闋自  
是在銀臺者十騎省者四春曹二而水曹一焉癸未  
拜忠清監司及還連拜刑兵兩曹皆帶二字銜四拜

承旨丙戌出尹慶州三年棄歸 孝廟初再除隸院  
一拜秋曹四入銀臺辛卯出守清風壬辰應 旨上  
疏先陳邑弊繼論懋 聖學感天消災之道又請時  
閱朱子綱目以裨 聖學又言受 譴責者多下吏  
護官家而罪法官俱是過舉又論消磨朋黨及預求  
將才 上批以愛君憂國褒答甲午解歸拜禮曹叅  
議以丙申正月十七日捐館春秋七十有一初葬於  
白川治東斗巖及公夫人之喪術者言公宅兆不利  
遂以壬寅正月廿八日移葬于同郡治西勒巖負癸  
之原公受訓家庭行義修飭敦孝愛篤倫理喪祭盡

其誠性簡淡恬靖不慕榮利妙年擢第仍遭 明時  
而心灰名路跡屏要津故官居通政三十年不遷遇  
事直行唯義是視不爲浮議所撓不爲予斂所動持  
議貴得中而奉職思盡公其在外也豈弟爲心慈詳  
爲政不行煦煦之仁不求赫赫之聲方岳之治亦只  
舉綱維以簡而不煩爲務旣蒞六邑按兩道而家事  
蕭然常多假貸雖不爲世用而 上眷自深 兩朝  
所除多在銀臺公亦精剛不衰能供夙夜恪謹清修  
終始一節朝著之間皆以長老尊敬自黨論潰裂舉  
世相訛警而一點是非竟不及焉少好經史老而不

倦間有詩文亦多過人未嘗以翰墨自任故世罕識  
者不樂交遊不喜芬華每公退之暇杜門靜居唯對  
圖書花竹彈碁詠詩逍遙自適以終一世公之志趣  
卽公之自號而可知矣配貞夫人羅州朴氏考諱垣  
兵曹佐郎祖諱東燾溫陽郡守曾祖諱應男大司憲  
夫人性仁和婉順生平無疾言遽色事舅姑盡其誠  
孝所着衣襪必手自縫紉以進不付婢僕日坐爐傍  
親執烹爨以供朝夕之饌判書公與洪夫人喜曰吾  
婦真孝婦也且嘗曰吾婦自于歸事吾夫婦無異親  
女六十年如一日未嘗少怠真稀世之至行也每戒

諸孫女曰汝曹能法汝母則豈患不爲孝婦耶一家宗族亦皆感歎焉夫人之母曰南原梁氏宣川郡守諱謹之女也佐郎公旣早世而無他子女獨有夫人故晚年夫人請于公奉母來居及喪仍奉其祀焉夫人生於 萬曆戊子十二月十日以 顯宗辛丑九月廿七日下午世春秋七十有四以壬寅春合祔同日而葬夫人連生四女晚舉一男男元錫通德郎不幸早世女長適叅判任義伯卽墮先考妣也次適都正李翮無後次適判書李弘淵次適領議政權大運都正之夫人丙丁之亂隨夫家入江都遇賊至自投火

中旌表其門墮之先人與判書議政俱登第並在顯列公之喪也墮先人方按海西杖節而莅葬焉夫人之葬判書亦然實世所罕有者也側室男曰後錫女適武及第李愔通德三男曰解縣監瀟郡守濟三女適進士郭世績李洞全溪君溥叅判四男曰座正墮弼善陞董進士二女適縣令姜璉尹趾祥判書一男曰光稷正言三女適牧使沈益相尹天駿朴鎮議政一男曰瑋三女適縣監申賜許湛承旨李雲徵後錫二男曰涑泌李愔一男曰重著二女適崔世龜俞選基解一女適李鳳鎮任座子曰調元墮三子曰昂元



水村集卷十二  
崇元行元陞子曰士元董子曰慶元姜璣二子曰碩  
齊進士碩勛進士尹趾祥子曰宏李光稷繼子曰秀  
衡沈益相子曰廷揆權瑋子曰重經承旨許湛二子  
曰寂宜李雲徵子曰弘發內外孫曾玄摠一百七十  
餘人公衣履之蔽今四十九年幽堂之誌闕焉宗孫  
解使陞蒐輯家籍以爲之文小子少得逮事而愚駭  
無識全未解公之事行及今掇拾多所泯沒且以鄙  
拙之辭其何能闡揚遺烈而諗于後耶嗚呼痛哉

通德郎金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元錫字重舉姓金氏商山人麗朝洛城君諱先

致之後忠清道觀察使諱尚之子同知中樞府事

贈禮曹判書諱德謙之孫 贈吏曹叅判諱洪之曾

孫妣羅州朴氏兵曹佐郎諱垣之女也觀察公初有  
四女晚始得公生而儁異最爲判書公所奇愛及長  
性仁孝寬雅大有局度敦睦愛人和易洞豁不事表  
襮儕友皆樂與之交期以遠到於詞翰才品有過人  
者而累舉不中丙申丁外艱辛丑丁內艱旣免喪踰  
年得暴疾卒其生也 崇禎己巳之閏四月初二日  
其終也 顯宗甲辰之二月二十一日享年纔三十  
六嗚呼何得之豐而施之嗇也何行之厚而報之薄

也豈蓄不自顯而將發於後也耶配恭人東萊鄭氏  
國朝名相文翼公光弼之後左議政昌衍之曾孫吏  
曹叅判廣敬之孫察訪至和之女社稷令李碩望之  
外孫也十七歸于公溫慈而正明惠而儉平生衣不  
求華食不厭粗唯於事舅姑供祭祀盡孝盡誠既寡  
奉四世宗祀家甚清貧而蘋蘩克備每當辦具雖祈  
寒盛暑親執達宵教子以義御家有法仁睦出天衆  
族咸戴聞人喪病輒加救助見人飢寒推食解衣其  
至行厚德可服而可則者多焉鞠育孤幼成長嫁娶  
終見諸孫環侍膝下以享舍飴之樂兩子筮仕迭典

六邑專城之榮養相續亦世所罕其在子邑也朝夕  
供奉之外一介官物絕不命入厨人或不謹於烹飪  
欲治其罪則必力禁而止之所經郡縣人莫不服其  
清而頌其仁焉生于 崇禎己巳九月初八日以今  
上甲午三月初八日棄世于子澥抱川縣衙享年八  
十六公與恭人始各葬于白川治東斗巖乙未十一  
月遷而合窆于同郡治西勒巖午向原六代祖諱衡  
墓下曰澥縣監曰瀟郡守曰濟卽公三男子也進士  
郭世績縣令李洞宗室全溪君溥卽公三女婿也澥  
初娶通德郎李譔女生一女適李鳳鎮後娶學生李

顯哲女生三女徐命興尹慶運洪彥聖卽其三婿也  
無子子弟瀟之長男東運瀟初娶承旨鄭勗女無子  
女再娶虞候南澳女生一男卽東運一女適李觀聖  
三娶學生趙惜女生一男東振四女一適尹光謙餘  
幼濟初娶僉知林世温女再娶學生韓休女皆無子  
女繼子曰東燁世績妻無後洞之四子曰秉迪秉德  
秉直秉福三女婿曰金仁澤朴弼周徐命維溥之二  
子曰洛山都正檄洛豐守楸一女適金燁鳳鎮子曰  
瀛內外孫曾幼不並錄解等曾使外兄豐川任陞敬  
撰其先曾祖祖考兩墓誌又復請誌公墓顧公於陞

爲內舅嘗撫愛陞甚不敢以蕪拙辭遂感涕而銘曰  
少小而有長者風其懿矣乎韋布而稱公輔噐其偉  
矣乎若是乎負才抱德胡爲乎無位無年嗟實難謹  
其惟天乎處梱而婦婦母母舉可式兮至老而誠孝  
仁睦終如一兮嗟旣積善宜受福兮黃衣之麓並美  
同歲永安且吉其後必昌

水村集卷之十二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水村集卷之十三

附錄

致祭文

知製 教徐宗伋製 進

聖考祈永耆德膺期西樓盛事再親昌時卿方知申  
 位不稱年特加兩階俾登 御筵宮花映帽法醞濡  
 首 上眷豈偶前史稀有 仙馭既遠壽閣漸闐同  
 時諸老如星落落在我後人寧不傷盡噫彼凶黨曾  
 莫顧惜誅竄相繼卿乃西埏百車何詬素履采堅稍  
 從內遷亦惟狺狺旅館招魂昔人所嘆以卿純嘏胡  
 罹此郵乃國不幸卿豈自由永念我卿天賦迥拔和

氣春溫雅操冰潔家傳忠孝業受先正早登國庠華  
聞日盛大才當晚小官奚卑廉善以莅在處口碑人  
嗟棘棲我甘蠖屈窮不墜志有蘊必發出氣後生蒼  
然鬢髮爰歷臺省薑性愈粹豐豫之戒朝陽一鳴喉  
舌之擢進塗漸亨直道難容間勞州縣棲遑八載羽  
翰莫展躡而復起屈亦終伸旋長薇垣清議益新厥  
旣掌誥亦嘗教胄學海洪瀾詞苑巨手文綱未提用  
不究才然卿末齡壽祿兼該修善之報果莫與匹黨  
籍光華益見晚節胡不百年使我復見睠彼者司不  
覺涕泫匪直也卿 先朝是思肆滌丹書復其官資

旣命恤寡亦又庀葬哀榮斯備庶慰泉壤仟官致酌  
敷予衷曲不昧者存尚舉斯酌

謚狀

行判中樞府事俞拓基撰

公諱墮字大仲姓任氏別號水村又號愚拙翁其先  
豐川人遠祖澍高麗御史大夫御史生子松侍中封  
西河府院君侍中生德儒版圖判書文簡公文簡生  
球入 本朝參知門下府事仍世大顯爲名族高祖  
諱說三捷高科 賜暇湖堂卒官漢城府判尹兼藝  
文提學曾祖諱榮老宗簿寺正 贈都承旨祖諱充  
承政院左承旨 贈吏曹參判考諱義伯以器識受

知 孝廟平安道觀察使 贈吏曹判書四世俱以  
文譜進妣貞夫人商山金氏觀察使尚女也 崇禎  
庚辰公生幼而聰悟已絕倫甫踰龀出語輒驚人  
詞夙就輩流莫敢望焉癸卯中進士一等游太學  
言議見識大爲士友所推已而摳衣請業於尤菴宋文  
正公門下又游於同春宋文正公之門二先生俱深  
期許辛亥金文忠壽恒長東銓採時望選補 昌陵  
叅奉甲寅陞繕工監奉事時丁 國恤別工作事務  
最繁而閔驪陽維重爲提舉旣明且嚴該郎多被責  
而公受任在後修舉無闕旣事竣以遺餘還于地部

者甚多閔公亟稱歎叙勞陞司饗院直長遷司贍寺  
主簿司憲府監察除黃澗縣監邑介湖嶺間地窄而  
瘠居民貧困不自賴公寬賦省徭治理大著居三年  
意不樂棄歸耄倪數百人擁馬挽行而不能留則磨  
崖頌清德以寓去後思庚申拜掌樂院主簿連除雲  
峰大興二縣俱未赴冬拜山陰縣監嶺俗喜爭訟田  
政素多錯紊軍額又夥久成弊邑公律已以簡而濟  
之以和束下嚴吏不敢欺未經歲而釐田簿充闕伍  
積瘼革去靡遺十考俱居最報瓜觀察使尹公趾完  
從民願請仍任于 朝而未能得丁卯爲義禁府都

事移刑曹佐郎正郎戊辰遷戶曹正郎己巳尤菴謫  
耽羅 仁顯后遜位公卽棄官不仕旣而尤菴受禍  
將不測公與同門諸人陳章叫閤相率痛哭賣京第  
出寓江郊杜門不出者六年甲戌更化首被甄復復  
爲義禁府都事改軍資監主簿除丹陽郡守適四歲  
游饑峽民無盖蔽殆盡劉公晝宵憂勞經紀多方矧  
捄無所憾勸耕檢災分糶抄飢一躬執不委吏手民  
無有死亡今已五十年而猶追思不衰已卯任滿遞  
庚辰除司饗院僉正壬午春擢謁 聖文科先判書  
公期待公最於諸子臨終遺書勉公以肆力科業必

期立揚公每閱書輒抱持嗚咽年過耆而不忍廢公  
車前後省試屢居高等而尚蹭蹬至是果大闡人皆  
謂陳同甫後生叢中出口氣比公不足稱奇云適政  
地有親嫌久之始除成均館司藝秋拜司憲府掌令  
時有無賴子崔世鎰者受人嗾投匭言謁 聖科榜  
中人多考官親屬其言至僭意欲以汚鱗一隊士類  
盖考官李公畬與公爲姻親故公亦爲所搆斥 上  
命拿覈嚴訊並與嗾之者遠配公議快之而公猶不  
自安冬差湖西京試官而公力辭不赴求外爲靈光  
郡守靈巖邑也土廣吏猾文簿之繁耗訴訟之委積

視他十倍公剖決如流綜理甚密正名分崇學校未  
朞而一境大治翌年冬以待講院弼善 召旨下滿  
庭訟者莫不失色相弔至有發聲哭者觀察使閔公  
鎮遠狀請爲靈民借公而廟堂格不許靈民刻石頌  
清德已坐事褫甲申叙除掌令者二一爲宗簿寺軍  
資監正乙酉選知製 教又爲掌令時朝論日益潰  
洪公受瀕長銓地力主激揚言者欲擊去之人有右  
言者而作駭舉助之攻者公並駁正之朝著賴以少  
靖 上亦稱是而公之愠于時始此再爲司諫院司  
諫一爲掌樂院正俱不拜秋復爲樂正時以 上卽

位三十年將進宴期已近而有風雷之異公自附執  
藝之義上疏極陳略曰今歲穡事風灾冷雨望斷西  
成當此時君臣上下只宜焦焦恤恤弗遑暇逸求所  
以答天譴救民命而已進宴恐非其時田野有號哭  
之民京闕行宴樂之事此豈 殿下謙挹之意而不  
亦有垂於弭灾召和之道哉又曰國儲枵然經費方  
匱宴品雖 命減省所費亦且不貲若以一日之宴  
需移作萬民之賑資則全活人命不可勝計其有光  
於 聖德豈不愈於堯樽奉觴虞殿賡歌之樂耶時  
又有外宴用女樂之議公因此而並言之曰齊人歸



女樂於魯孔子去之不正之色非禮之音聖人之所  
不視不聽者也嗶嗶之音棣棣之儀無非正禮雅樂  
何必娼妓雜戲雜陳於前然後方可爲助歡資哉  
御批今茲進宴非予樂爲而况今風灾孔慘稼穡卒  
痒此時此舉尤豈敢安爾疏實合予意特令停罷已  
復爲司諫會有宗臣請追上 顯廟尊號 命卿宰  
三司會議公言其不可及諸議上 上批以勿上號  
成 先王撝謙之德盖用公議中語也已而擢通政  
階拜承政院同副承旨陞右副冬 上苦癘患彌留  
夜於藥房問安之 批有釋位就閒之 教仍又

下傳禪之命公適在直繳還 批旨徹曉爭執明日  
諸大臣卿宰伏閣繼而百官庭請歷累日始寢前旨  
公上疏陳戒略曰 殿下不恤一身之勞悴復攬庶  
務此誠古聖人竭力以勞萬民之意而克已遷善惕  
然改圖者尤可見 聖念之悔悟矣苟因此擴而充  
之天下之歸仁可坐而致前日之震駭崩迫者今將  
拭目翹足以待治化之日新若能益明義理以嚴是  
非益究惠澤以濟民生益建皇極以公用捨益修政  
令以振恬嬉則庶可副衆心之喁望矣又曰頃日備  
忘實臣子不忍聞者伏閣與庭請事體不同凡所陳

啓不計度數而初日一啓之後日未及晡諸大臣  
遽皆罷歸不爲更爭曾無積誠回天之意經幄臺  
閣之臣或在家而無一言或事過而始封章誠可寒  
心願聖明勿以既往而忽之疏入時人大恚恨旣  
劾公罷之又投疏詆誣靡不至翌年秋始西敘公不  
樂在京欲歸鄉而無可以庀身者賃舟溯江僦寓驪  
州丁亥春除原州牧使州有巡察營俗偷多悍吏積  
弊如蠅毛數易守官帑一空公至則戢奸懲豪刮瘡  
剔蠹治化大行倉廩充牣人稱百年來所未有州多  
士大夫雖與公異趣者亦莫不一口稱頌居九月有

大臣引公乙酉疏爲嫌公不自安投綬歸驪江借屋  
而居之原民豎石頌遺愛如黃澗靈光至今問善治  
輒舉公爲對戊子秋除密陽府使翌秋綿田大歉  
國法旱田雖災不許免以一年再畊故也綿田只一  
畊而稅法與他田同民以爲病公倡鄰邑守上疏請  
依水田例蠲災下有司報寢冬罷歸公自乙酉以  
後最見忤於世至枳塞舊踐閒廢旣久貧益甚而公  
了不以爲意壬辰秋始除掌隸院判決事冬移刑曹  
叅議時有科獄覈考官行止當按問其廉從人多避  
免公曰事君奚擇夷險怨之一字任之而已遂與長

僚窮竟其事自此怨謗者愈多癸巳春又移戶曹夏  
拜司諫院大司諫持平徐命遇上疏醜詆大臣諸宰  
無遺力又有居喉舌而右之者公上章洞下其情狀  
上亟加開納獎以明快特罷命遇職羣憾益深必欲  
中傷公秋又除戶曹叅議正言李明彥乃捏曹中小  
故論遞之甲午拜判決事有豪宗與人訟臧獲而理  
不直公據法詰之其人聞之慙然曰此老何得不然  
吾知其必負矣乙未春拜成均館大司成公文學雅  
望見推一世而尚遲清塗及除國子士論洽然課試  
所取詩賦稱爲挽近所罕頃之修撰吳命恒摭已往

微事上疏請罷之 上批以過當則命恒旋亦自服  
其非是公乃引疾免秋爲右副承旨翌年春除兵曹  
叅議違 召罷是時一番人當路將及壬辰科獄脅  
公女婿李元坤誣引公及公之仲子以爲證公與仲  
子就理供下甚晰 上覽元坤爰辭以巧飾欺罔窘  
態百出 嚴旨判下後數日 特舉科查事譴責廷  
臣公與仲子皆蒙 宥仍西叙丁酉連除戶曹工曹  
叅議夏又爲大司諫戶曹叅議戊戌再爲兵曹刑曹  
叅議一爲禮曹叅議左副承旨或拜或不拜己亥以  
年至八十例陞嘉善階爲漢城府右尹二月 上入

者社推 恩者舊公亦進嘉義轉左尹移都承旨時  
上又違豫藥院並直宿公例兼副提調晨夕起居  
診候四十餘日無少懈夏 上夜下教曰都承旨任  
墜年今八十人生中壽古來稀有者老諸臣親臨錫  
宴期日在邇特授知樞俾共叅宴亦一好事也 命  
下同朝莫不動色艷歎於是公又進資憲階拜知中  
樞府事同領中樞李公濡領議政金公昌集判中樞  
金公宇杭以下共十人入叅 賜宴于景賢堂自大  
僚以及他朝臣不得與焉酒累行 上下鏤金杯使  
之行酒既罷輟 賜法樂令歸宴者社又 命度支

供具醜顏簪花皓眉肩輿前列法部笙吹 恩榮滿  
路觀者傾城嘖嘖謂 國朝所未有云翌日公與同  
社諸公詣 闕上箋謝俄兼都摠府都摠管知義禁  
府事 宗廟署提調九月拜工曹判書冬拜議政府  
右叅贊庚子兼承文院提調公年已大耄而凡於公  
會未嘗後人常曰吾未能納官政何敢言老是歲累  
上章乞休致 不許只遞金吾兼任 宗廟提舉  
上候添加經年廷候而公鎮日造班雖祁寒暑雨一  
不告病 肅廟昇遐公哀動傍人至成服啜粥時正  
極熱會哭廷中公端坐烈日下不少動九月陞左叅

贊辛丑春兼歸厚署提調八月同大臣卿宰三司入  
對贊定建 儲大策賊臣鳳輝陰懷不悅意投章熒  
惑公又與諸公卿一辭請討 上命 世弟聽政大  
臣卿宰陳 啓請寢仍廷請公又隨叅至十二月逆  
臣一鏡等上急書時事一變於是四大臣爲禍首而  
又以議罷庭請時卿宰三司唯諾爲罪公亦被削黜  
久之有以公及他數人老病先出 筵白而宥之壬  
寅春逆豎睦虎龍上變起大獄諸大臣皆不免以及  
於舊臣宿將故家世族殺戮之慘自古所未有也先  
是景賢堂 錫宴後與宴諸公皆以爲盛事不可不

垂示永遠爲不朽圖議作稷帖先書 肅廟入社時  
御帖跋文次畫 御帖奉安進賀箋 錫宴奉 賜  
杯歸宴者社五圖仍列書諸臣名爵而繼寫小像於  
下又書 臨宴日御製一律於首而繼以諸老臣志  
喜詩帖凡十二其一藏於者社十一則分於諸家而  
公以有司堂上主其事帖皆絹本錦粧金彩圖繪所  
須將不貲而患者社無財力會有徐允興者請得者  
所移文貸關西兵營銀赴燕販利納其息公始頗難  
之旣而聞者所前亦有是例爲成稷帖遂作公移請  
貸而略徵其子錢以需用事在庚子四月至是誣獄

才集  
既興百道鍛鍊而鄭宇寬之名出於囚供宇寬適允  
興貸銀西閩時任保者也按獄者因緣捏合提問允  
興而無其實則臺諫 啓請令本道鈎覈嚴處其意  
盖有在也平安道觀察使李真儉查 啓言允興還  
納日月簿牒昭昭更無可疑然而時輩必欲甘心於  
公更逮允興酷訊至六次而終未得其誣招於是計  
無聊居言地者乃發啓言者司關文任其所署而宇  
寬實受其帖則交通聚貨罪已難貸况其銀貨終歸  
爛用幾至逞其凶圖請竄公極邊噫受帖者允興而  
勒謂之宇寬貸銀之爛用雖諸囚誣招亦無髣髴於

是者而架虛粧撰唯意構成其時獄案臺議之白地  
誣罔大抵皆此類也公遂謫關西之咸從府公以九  
耄之年蒼黃遠投見者莫不掩泣而公夷然不以介  
意咸又瀕海早寒人不堪處而公閉門却掃玩繹書  
史略無憔悴戚嗟色居三年如一日翌年夏因旱疏  
決 命量移而言者又閱歲爭執甲辰夏始移配金  
川郡公已受傷於西塞風土又冒熱撼頓累百里疾  
遂徂以七月十九日卒于金川謫所享年八十五公  
疾病心氣安閒從容如平日卒之夕問侍者以何日  
仍曰莊生言死可樂而生爲勞信乎晏然乘化無一

語及私時當老炎仍以淫潦而至歛殯觀頰華潤略無嗅臭人皆異之始厝高陽戊午四月移窆于金川郡北負艮之原前配黃州邊氏郡守命益女繼配廣州李氏府使命聃女俱從封貞夫人俱祔公葬有三男六女男昂元僉正女婿士人李以榮趙文煥前配出男崇元府使行元縣監女婿士人朴弼稷判書洪鉉輔縣監李元坤士人金鎮崙繼配出內外孫曾五十餘人洪婿男鳳漢方爲觀察使有女冊我 世子嬪今 上元年盡黜辛壬黨人召用舊臣首 命復公爵賻祭如例後又 臨筵下詢悼念甚至大臣白

公文翰清約爲世所稱 上問公妻子有無 命賜米布俾繼祭奠哀榮之典備矣公風儀疎朗天姿清高如瘦鶴古栢稟性潔白坦易刊絕畦畛內行甚篤自孩提愛敬父母謹慎婉愉一言一事未或違拂事伯氏如事父季弟早沒取其子率置教育無間已出及天而有稚子女則又極力撫養嫁娶俾有成立寡嫂貧甚寓遠鄉公時往視爲之經紀存恤老而以長房奉三世祧廟家雖貧而備物務極精蠲澡濯躬薦不以寒暑少煞遇親戚恩義甚備雖疎賤不遺公自少甚嚴於陰陽淑慝之分其視詡詡強徵逐求合者

如澆及登朝薑桂之性至老愈粹直道而行無所撓  
奪義所當爲未嘗疑顧雖衆怒叢集而不之恤以是  
積被怨嫉屢致顛躓竟又構罪遠投臯復鵬舍當公  
之在謫也公之長子痛心憂迫一往見當路者公聞  
之遣書大責之曰使我死於此何妨而汝忍爲此事  
也聽者爲之爽然公素不喜修飾矜持而雖燕居口  
不出俚言容不設情色少日隨侍先判書公於西南  
諸藩而聲色紛華一不爲所移居恒不以家事經意  
唯看書哦詩蕭然有出塵想人或疑近迂而闕於事  
乃其見於施措之間者剛毅堅確人所不及前後爲

邑威與惠並行制豪強束奸猾纖悉綜核鉅細不遺  
剗理劇繁沛然如未始有事閔尚書鎮厚嘗在驪州  
笑謂公曰吾弟按湖南時書公靈光考云治冠一道  
吾嘗謂其過今見公原州之政吾果失前言矣朝議  
滋欲試方面輒爲不悅者所沮公六典州郡廉操愈  
厲田園無所置臧獲無所加位躋上卿而章服亦不  
備終身無一區宅於物無所嗜好唯耽書到老不衰  
殆忘寢食經傳詩史蓋無不舍其英而咀其華雖朱  
墨控惚亦不廢佔俾最好周易晚年手寫玩繹論語  
則八耄後猶諷讀不厭爲詩不事雕琢而清新雅健



乃木集  
絕艱辛排比之態文亦辭理條暢不窘邊幅所著有  
詩文疏啓應製錄和唐詩若干卷又甚好唐人詩有  
歌行六選唐絕叢唐律輯選唐雅等書又有論語  
聚分史家割榮選文掇英詩乘並藏于家公所交游  
皆一代重望而與權遂菴相得甚驩許以知己遂菴  
晚來人或問心友爲誰遂菴應之曰吾有友任大仲  
一人而已如李尚書秀彥李相國畬鄭相國澔李相  
國頤命洪尚書受瀝俱與之情好甚敦或稱公胸襟  
淡然哀樂榮辱不能入或譬公於寒花傲霜茂松冒  
雪卽其所以推許之重而公之爲公尤可知也而終

未能提衡詞垣訐謨廟朝豈不重可慨哉拓基生也  
後於公五十餘歲而猶幸及拜公床下者屢矣公時  
已臨八旬矣歷舉先誼諄諄勗勉傾倒靡遺竊覲公  
襟期之冲恬閒遠氣度之貞介清粹已非人人可及  
而間以諧笑樂易可親徃徃感慨時事繁唏長嘆至  
今三十年追思風韻邈然如卷中人不可以復觀矣  
府使君託以節惠之狀謹就家牒掇其大者以諭于  
太常

神道碑銘

大提學尹鳳朝撰

景宗四年甲辰故三宰水村任公卒于金川謫中壽

八十五歸葬高陽楓洞越十五年戊午改葬金川陵  
谷負良原今 上初元已 命伸理公賜祭致賙又  
因大臣言 命有司別致米布恤其喪戊辰按謚法  
以勤學好問小心畏慎 命謚文僖哀榮備矣初  
景廟有疾無嗣朝野危懼公常憂慨有殉國心與諸  
大臣入對定策冊今 上儲貳凶黨由是側目禍已  
形矣及壬寅獄起諸大臣被後 命公亦罹罪網盖  
當 肅廟入耆社宴者司諸臣諸臣欲圖繪之侈其  
恩而尸事者公也公患者司少財力移牒西閩貸銀  
貨至是凶黨捏造誣案驅入諸將相謂挾貨圖不軌

因以耆司貸貨事欲並傷公首請本道查又刑受牒  
人徐允興俱不得計無奈何末迺以單辭論竄公觀  
其羅織戕人者而全獄之誣可知也公始竄咸從咸  
並海多風靈又移金川金瘡土也大耄之年惡地驅  
遣流離病困卒以柩歸嗚呼劫火焦爍神鬼亦爛公  
其可獨免歟公諱陞字大仲水村其號也又號愚拙  
翁任氏自御史大夫澍爲豐川人世有簪組竹厓公  
說文學行誼爲 國朝名臣卒官判尹寔公高祖也  
曾祖寺正 贈承旨諱榮老祖承旨 贈叅判諱充  
俱用文科進叅判生諱義伯世稱其器度官平安道

水村集不  
觀察使 贈判書聘觀察使金公尚女 崇禎庚辰  
生公少穎秀詩語已驚人從伯氏院正公座學弱冠  
成大儒又游尤庵同春二先生門被獎許癸卯中司  
馬一等辛亥拜齋郎序陞主簿監察出黃澗縣居三  
載棄歸庚申監大興雲峰縣不赴未赴山陰縣嚴明  
仁恕及瓜按使爲民丐留爲該曹所格入金吾改刑  
戶曹郎已巳 仁顯王后遜位卽自劾去同諸門人  
訟尤庵冤誣甲戌歷數官守丹陽郡荐歲大侵調恤  
罇心無一民捐瘠貧族歸者如市發廩餘贍之亦無  
一人失所滿解由司甕僉正擢壬午文科時年六十

三識者曰儁器當遠到公猶不老也入臺選旋陞掌  
令鄉儒崔世鎰疏詆公一榜多考官親屬宜罷榜盖  
黨人忌榜中多髦譽又欲並中考官嗾之也 上命  
嚴鞫得指授者並抵罪後獻納權詹又請拔榜 上  
怒責詹黜補遠邑邪論遂屏氣冬力丐出靈光郡踰  
年政成以待講院弼善召坐事削職叙拜諸寺正兼  
三字啣乙酉李彥經論洪公受憑爲濁亂 朝廷公  
在臺惡其傾軋論遞之並及僚臺右彥經者被玉堂  
劄駁憲司請罷不許 上意盖是公也 上卽阼三  
十年議行進宴會有天變公爲掌樂正疏請停宴且

言外宴不宜用女樂 上爲停宴移司諫獻議請毋  
上 顯廟徽號以體其謙德俄擢同副承旨轉右副  
上有微疾夜下 教命禪位公卽繳還力爭公卿繼  
伏閣累請得 旨公以爲 上旣寢禪授亦一更始  
疏請益明義理益究惠澤益建皇極益修政令仍言  
伏閣日日未晡大臣遽罷歸 經幄臺官在家無言  
或事過封章誠可寒心疏入時議洵然諫院李廷濟  
請罷職玉堂趙泰一目以陰慘嫁禍公素清峻不與  
時輩交及是羣愠併集凡八載枳清塗間出爲原州  
密陽在原大臣引公前疏爲嫌卽棄歸在密師尚按

道署中考貶辱之壬辰秋始拜判決事改刑曹犯衆  
怒按治李整吳遂元科獄得其實移大司諫疏論徐  
命遇網打壞亂之狀命遇遂罪罷乙未拜大司成公  
文望高一世及居是職課試公明吳命恒遽指公前  
歲 殿講時少嘗謂老昏請罷 上斥不許丙申黨  
人欲反李整獄誘脅公女婿李元坤援公父子爲證  
火色甚亟賴 上察元坤巧誣屢下 嚴旨後數日  
又逆黜羣凶遂蒙全釋已授諫長見尹拯黨沈珙力  
護拯疏辨甚嚴己亥公年八十援法陞嘉善 上入  
者社進嘉義歷漢城左右尹爲都承旨 上疾彌苦

藥院方久直公晝夜侍疾不敢惰動悍如少年禁中  
皆稱異唯 上亦心知也及行者社宴特超公知中  
樞使與宴盖 異恩也兼摠府金吾拜工曹判書移  
右叅贊引年乞休不許只遞兼帶已轉左叅贊辛丑  
秋建 儲議成是冬逆鏡等投進凶疏逆逐舊臣公  
亦被削黜無何虎龍上變煽誣獄而公卒及於謫矣  
在謫閉戶看書少無幾微色家人欲違見時宰冀紓  
危禍卽移書譙責曰死於謫無所恨何忍爲此事耶  
臨革神志安閒如平昔配黃州邊氏郡守命益女繼  
配廣州李氏府使命聃女並封貞夫人祔公墓公恬

靜清介物累無所撓自幼不敢忤親旨命讀書終日  
咿唔羣兒雖左右攬掇亦不動及長侍側非有所執  
業不少離推至友同氣恤親黨皆藹然天則也衰晚  
登第仕在用捨間末年進擢亦只用其年壽而文不  
能騁詞垣謨不能斷國論世爲公恨之然公孤立不  
倚一節自持利害榮落無貳操少嘗以柔弱自病同  
春提敬字爲對藥中身以後方毅果確一無嫩弱意  
公雖不以學問名豈於日用間持守師訓自有所矯  
變歟爲州縣剗割如流威惠並著吏人畏而愛所在  
碑頌之及歸無一瓦一壠之益丐米僦屋一如寒素

者疎齋李公願命深服公每以傲霜寒花冒雪孤松  
方其操云性好書一不肯去手架上數千卷朱黃錯  
落皆自批勘晚好易論語晨夕誦味以爲樂詞藝早  
成韋布時士皆遜席詩主清新圓活文亦敏鬯不事  
鈎棘手輯唐人詩條別彙分命曰六選等書凡五帙  
又有論語聚分史家割榮選文掇英詩乘及所著詩  
文凡幾卷藏于家男昺元僉正文爲李以榮趙文煥  
妻者邊夫人出男崇元府使行元縣監女爲朴弼稷  
判書洪鉉輔縣監李元坤金鎮崙妻者李夫人出側  
出碩元折衝女爲尹惟善妾昺元男遜天遜齋郎女

適金慶祖崇元無子子行元子縣監邁女適叅奉李  
徽之行元男邁邁女適李運永李男東煒東煒東遇  
東賢壻叅奉宋秀華朴繼子師虎洪男鳳漢文科今  
畿伯婿副提學李德重郡守李彥衡教官趙曦鳳漢  
女今爲 王世子嬪李婿金厚澤尹某金男茂澤婿  
李秉咸內外孫曾五十餘人不佞少拜公床下今已  
老白首矣公歿未數十年世道百變金鐵無定形而  
長老風節去若隔世今於公墓文俯仰感慨尤有文  
子之悲銘曰

愷悌惟公雅操清姿蘊之才器溢爲文辭風雷應筆

爛若星斗公車積薪久困符綬迫奮澠翼髮蒼龍川  
猶自剛腸不受人憐匡 違擊邪孤雉屢蹟中多屏  
居衆愠如沸 恩資自致年德俱高 上知尤特一  
歲三超者筵秩秩載龍載光于以飾 恩繪事有章  
送往事居吾義自靖何構非罪率投禍阱鵬舍陰陰  
牛鞮草草後歿涕洟思我舊老百世猶思桓楹孔昭  
非直思公我思 先朝

墓表

弘文提學徐宗伋述

上之元年乙巳春屏黜凶黨收錄舊臣時則叅贊任  
公已以前秋坳于金川鵬舍矣 上首命復其官資

賻祭如儀後又 臨筵詢其返葬相臣李公觀命奏  
曰任某屢典州郡而清貧甚文詞爲世所推且己亥  
者會中人在當愍恤 上嗟嘆良久令有司特致喪  
需哀榮之典於是焉備矣嗚呼人於斯世廉足以裨  
身文足以華國則斯亦可矣况公之言論風致固已  
標揭於後而其伸詘榮悴寔與世運相關者耶公豐  
川人諱陞字大仲號水村以 崇禎庚辰生考諱義  
伯關西觀察使爲時名卿祖承旨諱充曾祖寺正諱  
榮老妣觀察使金公尚之女芝根醴源濬發于公未  
弱冠文藻驟進全昂一齋輒膾炙人口癸卯擢進士

六才集  
高等辛亥筮仕及其以厨院僉正登第則年已六十  
三矣人皆喜其伸惜其晚而亦莫不以詞垣儲望其  
帶三字銜也一時應製文字皆歸之然公入臺以後  
直道自持事有當前不避其難而尤嚴於淑慝是非  
之分前後所論奏多中時諱乙酉以梨園正因災異  
請停進宴及在喉院疏斥廷臣舉措之不能盡分蓋  
其受知於 聖世以此見忤於黨人者亦以此自是  
進塗頗在通塞間久之始長薇垣國子稍復前躋旋  
以大耄陞秩是年 聖考繼西樓故事入耆社公時  
在知申遂擢知樞俾同 御筵則特 命也仍歷工

判及左右叅贊逮辛丑士禍滔天而公亦罹謫籍自  
咸從移金川竟以柩歸初葬高陽後戊午移厝于金  
川郡北陵谷負良之原前後夫人並祔公資稟粹拔  
襟懷冲曠一切世味物累不經于心自初仕至八座  
五十餘年之間綰州符者亦屢矣絕不事釣採皎厲  
而民自愛慕之所至皆鑄其清德原州人至有冰耶  
玉耶之謠是以終身無數椽屋可庇居恒乏甌石李  
夫人嘗告以糧盡柴絕公笑而有詩曰笑告細君當  
辟穀靜思長策只歸田平居迢然惟書籍圖史是娛  
雖膠擾顛沛之際手不曾停披最長於詩律發語輒



本集卷之  
清新圓活每當文會同時詞苑諸公皆遜一籌所裒  
輯及著述數十卷藏于家前夫人黃州邊氏郡守命  
益之女育一男二女鼎元僉正李以榮趙文煥其婿  
後夫人廣州之李府使命聘女也育二男四女崇元  
副正行元郡守婿則朴弼稷判書洪鉉輔縣監李元  
坤金鎮崙而洪判書子判書鳳漢之女今世子嬪  
邸下也側出有折衝碩元鼎元二男遜正郎遜行元  
二男進士邁郡守邁則崇元子之其餘內外孫曾多  
不能盡記不佞在幼少時讀公功令之文已知爲作  
者手段後乃獲拜於床下公時年八十餘猶見雙瞳

炯然談笑之際風調澹蕩自不覺心醉晚與公之季  
胤有朱陳之好益詳公之平日事行其所以遺子孫  
者蓋無愧於古人云

水村集

水村集卷之十三終

